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7-15

2007年3月19日

\*\*\*\*\*

## 一個根據意識形態需要隨意剪裁拼接 歷史的典範作品 —— 《大國崛起》

互聯網《強國論壇》 邈邈道人<sup>1</sup>

前一段看了強壇上對電視片《大國崛起》的評論後，才知道有這樣一個東西。注意了一下，看到一、兩集，感覺有點《河殤》的味道。搜索到解說詞整個看了一遍，才體會到這個集子完全是預先設定一個主題和看法，然後任意剪裁、拼接歷史事實的“意識形態拼盤”。

前些天到母校與一個在大學教書的同學閒聊。這個同學也屬於憤青一類，羅列了不少“新史料”論證毛澤東是歷史罪人，蔣介石才是中國的救星。言辭之激烈，讓貧道目瞪口呆。最後他還教育貧道：說話要有出處。貧道與他多年不見，不好多插嘴，只苦笑說：“其實說出點事實並不難，也不說明什麼。關鍵在於能夠把事

---

<sup>1</sup> 本文為互聯網《強國論壇》連續上貼的九個“帖子”，經作者合併整理成文。

實之間關係組合得不矛盾，符合邏輯才行”。於是想到這個電視片。《大國崛起》嚴格來講列舉的歷史事實也都是“真”的，但這些事實是經過編劇精心挑選出來的，經過現在流行的藝術化“包裝”，掩蓋了歷史本來面目。猛一看似乎有道理，把各種事實一對比卻是漏洞百出，非常粗俗不堪。

於是把這 12 集電視片分九次評論了一下。現在稍微整理一下，整個貼出來。所有評論同這個電視片一樣（為了弱化意識形態標誌而不與當代中國事務聯繫），貧道也不將其他國家歷史變革與中國現代相聯繫。貧道與編劇唯一不同的是角度和學術態度。

### 伊比利亞半島海盜們的故事

關於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為什麼急切要找到亞洲的海路，電視片可能真的告訴了很多人一個他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歐洲人喜歡吃熏肉。吃熏肉要用香料，於是香料成了“生活必需品”。這種香料產自印度和東南亞：由於地處東西方交易通道中心的穆斯林們壟斷了東西方貿易，西歐人覺得自己受到了阿拉伯人的“盤剝”。與穆斯林打了上百年（十字軍東征）沒什麼結果，於是急切希望找到一條新的貿易通道（其實，市場經濟並不因為中間商的存在就一定使分銷商和零售商無利可圖。只要這個時期歐洲能生產阿拉伯人或者亞洲人需要的東西，或者品質良好而且價格低，中間商一樣無法用非經濟手段來操縱價格）。

事實雖然如此，但怎麼寫就講究了。既然想從經濟因素論述大國崛起的根本，就應該把重點放在東西方直接發生貿易的性質，交換方式和內容說個清楚，這樣才能說清楚這個“貿易”對西班牙和葡萄牙經濟快速發展的作用。

但是，編劇提到香料顯然是個幌子，只是為了引導觀眾以為是“經濟因素”，即“貿易立國”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實現了崛起。

編劇把三分之二的筆墨落在了航海發生的過程，艱苦程度和“冒險精神”上。用煽情的語言來謳歌葡萄牙人到達印度和西班牙人發現美洲的壯舉。甚至用美國人登上月球來比喻。說“它照亮的卻是人類文明的進程！”而對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發現了美洲和印度後香料貿易是怎樣運營的事實，卻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了。只有“葡萄牙壟斷了半個地球的商船航線。在16世紀初的前五年中，葡萄牙的香料交易量從22萬英鎊迅速上升到230萬英鎊，成為當時的海上貿易第一強國”幾句話。一個航路的發現，貿易量幾年就增加十倍多！就這樣一幅歷史畫面展現在觀眾面前：為了創造公平的商業貿易條件，伊比利亞的冒險家們通過千辛萬苦的地理大發現，創造了世界貿易新局面。

讓貧道最早對本片產生懷疑的是編劇描述葡萄牙人繞過好望角後的一句話：“只要再努一把力，葡萄牙人就能到達夢寐以求的東方。商路即將打通，意味著財富的香料貿易很快就要掌握在葡萄牙的手中了。然而，就在這個時候，葡萄牙遭遇了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剛剛統一的鄰國西班牙。”接著編劇描繪了哥倫布發現美洲的艱苦過程。由於知道西班牙並沒有把精力放在繞過好望角上，西班牙人發現了美洲，於是就猜想也許編劇要告訴一些自己不清楚的重大事情。大約應該是西班牙發現美洲斷了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財路什麼的。但一直看到最後，片子也沒有交代西班牙人對葡萄牙人有什麼妨礙。

其實，葡萄牙人在亞洲遇見的“對手”與西班牙開始並沒有關係，而是當時的歐洲根本無法與亞洲形成真正的貿易——歐洲人無法生產出可以交換的商品。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這樣描寫了葡萄牙人的問題：

達·伽馬在卡利庫特……葡萄牙的貿易貨物多半為零碎小對象和羊毛織物，不適合印度市場。事實上，葡萄牙人完全低估了印度文明的水平和高級程度。這從達·伽馬奉獻給卡利庫特統治者的禮

物的品種 — 羊毛織物、帽子、成串的珊瑚珠子、臉盆以及罐裝的油和蜂蜜 — 上可清楚地看出來；這類禮物肯定不會給人以好印象。因此，達·伽馬與卡利庫特通商之所以有困難，不僅因為當他阿拉伯商人的敵視，更重要的是，還因為葡萄牙（和整個歐洲）當時生產不出什麼能使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東西。歐洲製造品通常比東方產品品質差、價格高。達·伽馬的一位同伴說：“我們沒能……使這些貨物按我們希望的價格出售……因為在葡萄牙能賣得300里爾的一件很漂亮的襯衫，在這裡僅值30里爾，而30里爾在這國家是一筆鉅款。”

《全球通史》很精彩的記載了葡萄牙人是怎樣完成了“貿易”的：

……航行中發現幾條從麥加返航的無武裝船隻。他捕獲了這些船隻，並且，用他的一個葡萄牙同伴的話來說：“在搬空船上的貨物之後，禁止一切人將船上的任何摩爾人帶出來，然後下令把船燒了。”還有一個同時代的葡萄牙人宣稱：“誠然，對所有在海上航行的人來說，確存在著一種共同的權利；在歐洲，我們還承認其他人有反對我們的權利，但是，這一權利不得超出歐洲範圍，因此，葡萄牙人作為海洋的主人，沒收任何未經許可使航行於海上的人的貨物，是完全有道理的。”

也就是說，地理大發現並沒有在解決西歐與亞洲商品貿易的根本問題 — 市場交換條件。歐洲的製成品的品種不僅沒有什麼新奇的品種，而且同樣產品還品質差，價格高，缺少競爭力。同時，歐洲又不產什麼原材料。在商品沒有互補性，產品又嚴重缺乏競爭力情況下，即使有地理大發現，一樣不會形成大批量的貿易。但是，為什麼貿易量會在幾年內成倍增加呢？電視片自然不會說 — 雖然他們零星提到西班牙人在美洲的屠殺和掠奪。而斯塔夫里阿諾斯知道的很清楚。他說：

爲什麼只有大約二百萬人口的葡萄牙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高度文明的、擁有大得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的亞洲諸國家呢？葡萄牙人運氣極好，能利用不久就開始從美洲大陸源源而來的鉅大的金銀供給。大批大批的金銀來自阿茲特克帝國和印加帝國的金庫，也來自墨西哥和秘魯的銀礦；它們來得恰是時候，使葡萄牙有足夠資金與東方通商。如果沒有這筆天佑的橫財，葡萄牙人本會受到非常嚴重的限制，因爲他們既沒有自然資源，也沒有令東方諸民族感興趣的製成品。正如達·伽馬所發現的，葡萄牙製造的襯衫的價格等於印度襯衫價格的十倍這一事實表明，葡萄牙人原本很難找到可用以交換他們所需要的香料的東西。這種東西由美洲的銀礦提供了。因此，有人評論說：“哥倫布的航海是對達·伽馬的航海的必不可少的補充。”

繞好望角長距離航行時，船隻常失事，代價高昂，而且，葡萄牙人由於沒有任何商品可用來交換有利可圖的海外貨物，就用船裝運美洲大陸的金銀去收購香料；因而，他們出售香料的價格得高到足以支付往海外和朝國內航行的費用。結果，葡萄牙人進口的香料在西歐比起由陸路從中東購進的香料，常便宜不了多少。”

這才是其中的奧秘！而電視片不僅不去指出美洲的金銀與亞洲的香料的聯繫，還竟然聲稱哥倫布發現美洲是對達·伽馬發現亞洲的“威脅”。似乎故意割斷兩者血肉依存關係，避免觀眾聞到點血腥味。這種欲蓋彌彰的做法真讓人噁心！

還有一點，片中開頭部分用“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先是被阿拉伯商人壟斷，接著，商路又被突然崛起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阻斷。歐洲急於擺脫困境……”這樣不真實的文字敘述地理大發現的原因，還大量描繪了西班牙人與穆斯林統治者的戰爭。似乎是兇殘的，野蠻的穆斯林煥發了歐洲人用冒險精神開闢一個真正市場環境的國際貿易關係。歷史並不是這樣，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書中說：“阿拉伯人是愛好和平、品行端正的居民。他們在經濟上為自己所定居的地區提供了頗有價值的服務；只要受到當地統治者的公正對待，他

們就不企圖奪取政治權力。因此，隨著每個外僑社團都能享有習俗、宗教和貿易方面的自由，大部分地區呈現著一派互相容忍的景象。”他記述了當時的一個旅遊者的話：“安全感和公正原則已穩固地確立，因此，商人們把許多貨物從沿海各國運到那裡；他們不會想到有必要檢查帳目或照管貨物，便卸下貨，毫不猶豫地送貨到市場和集市上去。……每艘船，無論它來自哪裡或將開往何方，入港時都會得到和其他船一樣的待遇，不會遇到任何須忍受的麻煩。”

其實，葡萄牙人才不是一群“商人”，他們除了對穆斯林商人進行海盜掠奪，用搶劫來的金銀進行“貿易”外，還“要求作為‘海洋主人’的貿易壟斷權……被看作是無法容忍的野蠻人和狂妄之徒”。“這一帝國的締造者是傑出的阿方索·德·亞伯奎，他從1509至1515年……攻佔了索科特拉島和霍爾木茲島……企圖佔領卡利庫特，但失敗了，遂攻取位於馬拉巴爾海岸中部的果阿城……攻克馬六甲，控制了與遠東通商的必經之地馬六甲海峽。兩年後，即1513年，第一艘抵達中國口岸……先同中國政府鬧糾紛……獲得了在廣州下游的澳門設立貨棧和居留地的權利”。

突厥人早在11世紀前就從好戰的遊牧民族在中亞和西亞定居並已經演變為一個農業民族。在這個時期，他們既不可能覬覦印度——那裡的統治者是讓他們談虎色變的蒙古人，也不能在十字軍源源不斷湧來時對歐洲有什麼非分之想。精明的阿拉伯商人的經商活動基本是按照市場規則完成的，商業活動主要以和平方式完成。

中世紀的歐洲生產力、技術、文化比阿拉伯人還落後，更不要說與東方相比了。這時的歐洲是歐亞大陸最落後、野蠻的地區。只能這樣看待西班牙和葡萄牙人最早的“崛起”：

窮則思變。由於熟悉海洋和有在非洲西海岸進行海盜式掠奪的傳統，伊比利亞半島的居民偶然發現了到亞洲的航路並發現了美洲。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關鍵的因素是，這個時期歐洲人將火藥

和指南針技術充分地用到了軍事上，因此他們對非洲、美洲等地居民有“非對稱”的軍事優勢。利用這些，他們通過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屠殺活動，建立了這樣一個三角貿易：搶劫美洲金銀 — 運到亞洲換取商品 — 運到歐洲販賣。這種非經濟的、海盜式的“商業活動”使這兩個國家獲取了鉅大的財富，從而成為這個時期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貧道把西班牙葡萄牙人創造的經濟活動模式稱為“強盜~殖民經濟”。而這種“生產力模式”，確實是這個時期“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這才是歷史真實。

貧道覺得編劇有時候引述史料很有些顧頭不顧腩的樣子。片中引述了這樣的資料：“到 16 世紀末，世界金銀總產量中有 83% 被西班牙佔有。”編劇顯然不願意解釋為什麼僅僅過了一個世紀，東方的中國竟然擁有世界金銀的 60% 以上。西班牙人的金子銀子怎麼長了腿，大部分跑到中國了？因為這樣一解釋，血腥的三角貿易就露餡了。

## 紅毛鬼的故事

比較起來，編劇在說葡萄牙和西班牙時還稍微漏出點血腥味，第二集說到荷蘭的崛起時，我們就只能聞鬱金香的甜美了。編劇簡直是在描寫一群白皮膚、紅頭髮的、蜜蜂般勤勞的天使是如何創造天堂的：“藝術大師弗美爾筆下的一個普普通通的荷蘭清晨。溫暖的色調、正常的生活秩序，構造出平靜、祥和的氛圍。主人公身上洋溢著蓬勃的生命力。只有良好的營養，充足的睡眠才能塑造出如此健康的體型。這種專注、平和的表情，只會出現在那些沒有對飢餓的恐懼，不用時刻擔心流離失所，在富足的環境中度過一生的人們的臉上。直到今天，荷蘭人的日子依然像這位廚娘一樣富足和安

逸，荷蘭這個商業帝國所開創的商業規則，仍然在影響著世界。”

荷蘭人的發達過程簡直就是個神話：“1358年，在荷蘭北部的一個小漁村中，一個名叫威廉姆·伯克爾斯宗的漁民發明瞭只需一刀就可以除去魚腸子的方法……荷蘭漁民的一把小刀，將一種人人都可以染指的自然資源，轉化為荷蘭獨佔的資本。”一把小刀崛起了一個國家，沒有比這更可笑的神話了。

鱈魚確實在16、17世紀的歐洲有重要地位。歐洲地域狹窄、人口密集，生產落後。“每年部分時間裡有許多人過著近於忍飢挨餓的生活”（斯塔夫里阿諾斯）。1496年，也就是哥倫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國亨利七世派遣約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他發現了盛產鱈魚的紐芬蘭（北美），自此飢餓的歐洲終於找到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熱量來源。這時，歐洲人不會用鹽醃製魚，只會曬乾後薰製。這樣的加工方式不僅要依靠昂貴的香料，而且加工工序多還慢。荷蘭漁民發明瞭用鹽醃製鱈魚並儲藏的辦法。於是荷蘭用鹽醃製的鱈魚行銷整個歐洲。就這麼簡單，與一把刀子的故事毫無關係！

因為首先，大量捕獲鱈魚只能在鱈魚主要洄游產卵地——紐芬蘭被發現後，也就是16世紀後，這與14世紀荷蘭某漁村威廉姆·伯克爾斯宗先生的那把刀子顯然很難有關係。其次，法國漁民曬乾並薰製鱈魚也用刀子，究竟是一刀把腸子刨出來還是兩刀，甚至切成片都不是關鍵，關鍵只有一點——是不是會用鹽！

事實都是真的，只要把兩個沒有關係的事實掐頭去尾的聯繫起來，就是假的了——編劇顯然諳熟其中奧秘。

荷蘭人第二個崛起的原因被描寫為：“就像發明一刀就能取出鱈魚腸子的方法來打敗對手一樣，荷蘭人打敗英格蘭是從設計一種造價更加低廉的船隻開始的。”憑著這種造價便宜的船，他們“贏得了海運貿易的世界市場”以至於“荷蘭船隊的數量比英格蘭、法國和蘇格蘭海上商船的總和還要大。荷蘭的商船大概有1800艘，它



們可以把貨物運到歐洲的每一個角落。”荷蘭人似乎只憑藉“海上運輸業”的壟斷地位，就贏得了一個大國地位。

編劇沒說瞎話。荷蘭人的造船技術確實適應當時的海運需要。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進行“三角貿易”，創造了鉅大的海運需求時期，荷蘭開始確實憑藉造船技術，造船速度以及船運發了財。這是一種國際分工：一些人以搶劫為生，另一些人以幫助強盜運贓物為生。

在以強盜~殖民經濟成為“代表最先進生產力”的經濟時期，荷蘭人僅憑海運業並不可能使他們真正成為一個有實力的大國。一個脫離了“主渠道”的國家不會有太大作為。荷蘭人的船更多地是用來做下面的事情：

斯塔夫里阿諾斯是這樣描繪荷蘭人在 17 世紀初的經濟成就的：“在印尼群島修築了一系列使他們得以控制形勝要地的城堡……葡萄牙人從東印度群島趕走……將葡萄牙人逐出馬六甲（1641 年）和錫蘭（1658 年）。科恩也騷擾英國人，阻止他們對印尼群島的滲透，迫使他們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據點……在“福摩薩”（臺灣）建立一個基地，從那裡控制了前往中國、日本和東印度群島的商業航線……1612 年在曼哈頓島建立了新阿姆斯特丹城……經過十年打打停停的戰鬥，荷蘭人控制了從巴伊亞一直到亞馬遜河的巴西海岸……1652 年在南非好望角開拓的一小塊殖民地”。中國人最早在臺灣認識的這些紅毛鬼一點也不可愛，一點沒有天使的樣子。

荷蘭在最輝煌的時期，不僅親自在東南亞用殖民方式進行“產品開發”，而且幾乎控制了世界最主要的香料貿易，並在非洲、東亞以及南、北美洲都建立了自己的地盤。這才是荷蘭強大和富裕的基礎。僅僅憑給強盜運贓物，不可能發大財的。

荷蘭第三個強大的原因被描寫為最早建立了金融體系，包括股票市場和現代銀行。荷蘭人最早建立了可交易的股票和銀行確實是

事實。編劇需要交代的是發行股票的公司與現代公司在什麼地方有相同和不同之處，這些集資方式為什麼會出現，以及它對荷蘭的“崛起”甚至對後來的英國的“崛起”有什麼作用。顯然，《大國崛起》的編劇們並不對這些感興趣。他們只要描述“股東們可以隨時通過股票交易所，將自己手中的股票變成現金……超過 1000 名的股票經紀人”就可以了。因為只用這幾句話，足以讓沒見過世面的中國觀眾盡情讚歎荷蘭人的聰明才智，羞辱自己祖宗的愚蠢了。

不能說編劇的這個結論是錯誤的：荷蘭人之所以能以一個貧困、人口稀少而且不獨立的國家與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英國人對抗，並一時成為世界霸主，關鍵就在於荷蘭人創造了“現代金融體制”。

如果你真的將這個時期的“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強盜~殖民經濟與股份制和現代銀行制度的產生聯繫一下，會發現荷蘭人確實創造了最適合強盜~殖民經濟的資本結構模式。

不同技術條件下，即使作為以對外侵略、鎮壓和奴役為主要的經濟活動，奠定活動的基礎也是不一樣的。

在冷兵器時期，羅馬軍隊與日爾曼人、高盧人的武器差不太遠。軍事動員能力、訓練和組織成為取勝的關鍵。因此，動員士兵、訓練士兵和組織士兵是成敗的關鍵。

擁有火槍和堅船利炮歐洲人對付手持冷兵器黑人、印地安人，成敗的關鍵已經不在於能組織多大的軍隊，而在於籌資能力。因為資金規模的大小決定船隊的大小和數量，火器的水平，以及忍受失敗的能力（現代財務叫“不可預見費用”），以及獲利能力。這個時期並不存在能支付鉅大海外冒險開支的單一主體，即使是皇室也不行（這個時期皇帝的財務規模很小，籌資能力並不強）。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外冒險是皇室投資，利潤 80% 以上歸皇室。但很快就有了合作經濟，也就是每次海外冒險活動都是籌資完成的。出資人可以是任何人。包括皇室、貴族、商人、手工業者和市民。不過一直到 16 世紀末，所有這些活動都是一次一清算的。也就是大家

湊錢做一筆海外搶劫生意或者黑奴貿易，完了把賺的錢扣除備金、按股分紅。下次再搶，下次再集。（英國公司的認購資本較荷蘭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為英國商業股東僅供資金給單獨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後，他們就分配資本和利潤，結束他們的帳戶——斯塔夫里阿諾斯）。這樣的籌資方式限制了海外冒險的規模和能力。

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解決了這個問題。首先，東印度公司是個長期續存的經濟形態。發行股票，股票可以買賣，有增加了風險規避的條件。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外國人都可以買這裡的股票。以至於從女僕到小販，從漁民到鐵匠，從貴族到平民，從將軍到士兵，從皇室到商人，歐洲大陸除了農奴以外的幾乎每個人都能在這場對全世界的搶劫和奴役中獲取好處（在 16 到 17 世紀將近二百年中，東印度公司平均年分紅利息 18%！世界上現在有這樣的公司嗎？）。

為什麼一年一分，一次一分的籌資形式比一個可以隨時擴大資金總規模並且是“長期續存”的股份公司差呢？問題在於荷蘭的“公司”缺少依靠國家力量經營殖民地的條件。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具備國家權力的機構，這樣的機構不長期續存怎麼成呢？

荷蘭的“公司從國會收到的特許狀的條款，公司享有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貿易壟斷權。公司還被授予開戰或講和、奪取外國船、建立殖民地、修築城堡和鑄幣的權力……開始，……阿姆斯特丹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把葡萄牙勢力在東方的衰落歸因於它將力量和資本消耗在領土征服上，警告荷蘭公司不要犯類似錯誤。但是，公司在努力建立貿易壟斷權的過程中，被逐步導向它所希望避免的領土擴張。壟斷權只有通過設防據點網才能得到加強。設立據點需要與當地統治者訂立條約，條約導致聯盟，而聯盟促成保護關係。到 17 世紀末，荷蘭人實際管理的地區僅一小塊，然而，已成為荷蘭的保護國的國家卻很多，構成一塊大得多的地區。接著，18、19 世

紀期間，荷蘭全部併吞了這些保護國，建立起一個龐大的地域帝國。”（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也就是說，荷蘭上市的公司其實就是一個得到國家認可的，執行國家機器權利的，肩負著全體人民利益和希望的強盜隊伍。這個隊伍是國家發給許可證、全民集資並從中分紅的犯罪組織。這就是荷蘭的金融體系與當今金融體系的區別，也是今天的股份公司與當時的荷蘭公司的區別。其實，在荷蘭人發明瞭這種投資人與經營人分離的組織形式同期，中國山西人也組織了這種公司。山西人不僅實踐了股份制、金融票據，甚至還實踐了農產品期貨……買樹梢。只是山西商人愚蠢地只用這種方式來從事正當貿易，忘了這玩意兒還可以組織強盜隊伍！

荷蘭人創造的這種資本主義基本經濟組織模式，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被經濟學家稱為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鼻祖。也是後來英國借鑒其基本形態後迅速統治世界的有力武器。至今的西方跨國公司也還有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影子。荷蘭人就是憑藉創造了強盜~殖民經濟中最合理的資本組織模式，繼承了伊比利亞人的強盜手段，實現了作為“先進生產力代表”，從而成為強國。

但是，荷蘭公司的這個特點被片子的編劇們提到一個字嗎？沒有，因為這才是必須迴避的問題。只要不說，誰知道呢？

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東西。沒有完整的主權的荷蘭卻發展成為一個超級大國。這也是本集所讚揚的，並用“匪夷所思”來形容，讚歎為一個“賦予商人階層充分的政治權利的國家”。但是這個“政治權利”究竟是什麼性質，是不是上面說的內容？編劇並不說明。這樣籠統的說，似乎在暗示“主權”並不起決定作用。其實，荷蘭的衰敗也正是由此產生的。“資產階級沒有祖國”，哪裡賺錢就去哪裡，誰能讓他們賺錢就認誰為爹。片中讚歎的“當荷蘭和西班牙的軍隊正在海洋上廝殺時，西班牙貴族手中的白銀仍可以自由地從阿姆斯特丹銀行的金庫中流進流出。荷蘭的銀行，可以合法地

貸款給自己國家的敵人”並不是什麼好事情。因為荷蘭最終衰敗還是與缺少一個完整主權的現代國家有關：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上這樣分析荷蘭：“衰落的一個原因在於，英、法兩國政府通過頒佈一系列針對荷蘭人的歧視性法令。堅持不懈地努力建立起他們自己的商船隊。從 1651 年起批准通過的若干《航海條例》可作為上述立法方面的例子；這些《條例》規定，凡是商品均不許進、出口於任何英國殖民地，除非運送商品的船隻為英國船隻，即為英國或英國殖民地所製造、擁有並由它們配備至少三分之二的船員的船隻。立法之後，英國商船隊獲得了極其迅速的發展。”

一個政權國家用國家軍隊支持的經濟政策，一定比一個一定形式上行使國家權利的商業組織有力得多。沒有完整的國家組織和完備的主權，早晚不行。編劇這樣含糊的讚歎荷蘭興起時的組織形態，不去說衰落與這裡的關係，這與後面隱約想表達的“新權威主義”思想其實是有矛盾的。

## “日不落”的故事

編劇用兩集描述英國的崛起。英國作為從 17 世紀中葉一直到 19 世紀末的超級大國，確實需要用兩集才能說清楚。

英國的崛起故事中，編劇一個給了兩個線索。上集給了個軍事、政治線索，下集給了個技術線索。

在上集中，編劇描述了英國是怎樣通過掠奪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殖民地以及商船發了財。“1580 年，普利茅斯人弗蘭西斯·德雷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親自完成環球航行的人，在這次歷時三年的航行中，德雷克的船隊不僅掠奪了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而且還襲擊了西班牙在歐洲的港口。滿載而歸的德雷克給投資者帶來了 4700 倍的利潤。作為資助者之一，伊莉莎白一世分到了 16.3 萬英鎊的紅利，這個數字幾乎相當於當時政府一年的支出。高貴的女

王親自來到了德雷克的坐艦上，隆重地授予德雷克——這位職業更準確地說是海盜的人——騎士稱號。同胞的成功和女王的鼓勵，撐起了英國人遠涉重洋的信心，越來越多的人前赴後繼地加入到海外掠奪和貿易的行列中。”然後就大篇幅的描寫了英國與西班牙、荷蘭、法國爭奪殖民地控制權的戰爭。

猛一看，編劇用貶義口氣描述了英國發家的過程：進行了海盜式的搶劫，打敗了其他強盜，通過軍事力量崛起為一個大國。編劇在這裡確實說了“可以說的”，但是沒有說“必須說的”——這裡缺少經濟因素。

任何一個國家如果順應這個時期的生產力趨勢，不能成為一個時期“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並且因此取得高明於其他國家的經濟成就，不可能僅僅通過軍事力量能夠稱霸世界幾百年的。

當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如果不是因為創造並代表“從美洲搶劫和掠奪白銀，到中國和東南亞換取商品，再回到歐洲販賣”的“三角貿易”，不可能稱霸世界。此後的荷蘭如果不能發明能夠行使一定國家權利的，使全民能夠參與和動員到最大資本的股份制公司，並佔取很大份額的三角貿易，一樣不會強大起來。如果英國人在17世紀中期開始，沒有找到或者適應更有效的經濟活動模式，他們也不可能成就霸主偉業。

到了17世紀中期，世界經濟已經不同於西班牙人稱霸時期。這個時候香料、瓷器、絲綢等不成為主要商品了。香料再主貴，用量也是有限的。更重要的商品，也是生活必需品：糧食、棉花、煙草、咖啡、甘蔗等的生產和貿易成為主角。

歐洲顯然沒有更多的耕地來生產這些農產品，而土地廣闊、平整的美洲尤其北美則提供了這樣的條件。但在廣闊的美洲種植這些農作物最需要的是農業勞動者，包括下田幹活的和從事管理的（農場主以及其他人員）。印第安人是天生寧死不做奴隸的人，但非洲的黑人似乎可以。而且葡萄牙人在殖民期前就諳熟這個道理。再就

是從哪裡找來一大批農場主和自耕農。

這個時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不再是主要對手，這兩個國家的人口有限，而且在南美和中美洲的熱帶雨林開發種植園遠比北美一望無際的“玉米種植帶”條件差得多。荷蘭人口也不多，只有法國在這個時期有可能通過大量移民成為新經濟的獲勝者，而且法國也已經把眼光投向北美。但是法國人有兩個問題，首先，“法國土壤較英國土壤肥沃。法國的農民群眾深深地依戀自己的土地，他們能夠得到足夠的收入，無須求助於移居外國。”其次，“巴黎拒絕讓法國新教徒即胡格諾派教徒移居殖民地，”（斯塔夫里阿諾斯）相反，英國的瘋狂的圈地運動使大量農奴和一些自耕農失去土地，被迫遊走他鄉。“此外，還有不少英國紳士動身去美洲。他們因不斷上漲的物價和固定不變的地租的共同影響而處於困境，於是，去政府部門尋找工作，但是，如果他們恰好是清教徒，尋找工作只能是徒勞無益”，大量清教徒紳士最後出路是美洲。這樣，法國人雖然人口遠多於英國人，但在輸出人口方面遠遠落後於英國。“1688年，集中在大西洋沿海狹窄的山麓地區的英國移民有30萬，而散居在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廣大地區的法國人僅二萬。”<sup>2</sup>

有了本國大量移民，真正的殖民活動就有了基礎。英國最早發財的事情就是從非洲販賣黑人到西班牙的殖民地，然後就是大量販賣黑人到北美自己的殖民地。這些移民開拓了遠大於整個歐洲的種植園。再加上英國人在農業條件非常好的印度奴役印度人種植棉花和鴉片，一個新的經濟循環建立了。這個經濟活動方式成為17世紀到18世紀末“最先進的生產力方式”，而英國人就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了。

英國人等從非洲捕獲和販賣黑人到美洲，在美洲和印度用奴隸勞動生產大量的糧食、棉花、甘蔗、煙草、咖啡等產品運到本國（鴉

---

<sup>2</sup> 以上均引自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片當然運往別國)。這就形成了新的“三角貿易”：非洲~美洲~歐洲(當然，這個時期還套著另一個三角貿易，就是用在殖民經濟中賺來的錢與中國人做生意)。新產品、新路徑、新方法成就了大英帝國。到18世紀末，工業化革命前，英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這些事實，這些被幾乎所有歷史書上都敘述過的東西都明擺著的。但是，編劇對此一點也不敘述。一點也不解釋一個國家怎麼能不靠任何經濟因素就能強大起來。這使貧道又想起批講給同學的關於事實真實性的話來。

編劇花了大半部分篇幅，在上集中論述了英國的政治體制變遷。英國政治體制的變遷也是歷史事實，編劇很巧妙地將“英國在這個時期政治變遷的事實”與“大國崛起的事實”放在一起，自然讓人以為正是英國人大膽的政治變革促成了英國的崛起。

可惜事實的關聯程度實際卻很弱。

給中國觀眾說“皇權”這個詞，中國人腦子裡馬上出現專斷獨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去說人家英國早在13世紀初約翰王就能25位貴族代表在亭子周圍談判並形成一個平衡王權與貴族權力的“協議”，對英國人的尊敬就會油然而生。其實，英國的皇權與中國相比，本來就不是一回事。在歐洲，貴族一直地位非常強大。他們經濟獨立，政治治理獨立、軍事力量獨立。尤其英國，哪個貴族勢力大了，哪個貴族就是皇帝。而皇帝充其量也就是收點統一的“國家稅”，做個貴族間的協調人和對外戰爭的召集人。重大事務從來都是皇帝與貴族協商的，人家是傳統。一個大貴族——皇帝的勢力、權力下降，自然要聽其他貴族的話。最後形成個文字，簡直太正常了。不交代英國當時的政治特點，說明編劇沒安好心。

這還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憲章》制訂後二百年，西班牙、葡萄牙人稱霸世界，已經有了《大憲章》的英國人也就是乾瞪眼看。大憲章什麼作用也沒起，什麼忙也沒幫。《大憲章》頒佈後三百年荷蘭稱霸世界，英國有《大憲章》也沒起作用。把大憲章吹得再高，



也要與英國的“崛起”時間找點關係才行。

接著在詆毀一下克倫威爾的“血腥”革命後，大肆吹捧起“光榮革命”來，說它“創造了一種適合英國歷史和政治傳統的新的社會進步方式，那就是：用和平變革的方式實現社會進步。這種模式，成為它給後世留下的最獨特的遺產。”但是光榮革命與英國崛起也看不出關係來。光榮革命發生於 1688 年，這個時期英荷第三次戰爭也都打完了，英國已經擁有世界最大的殖民地和資源，已經傲視全球，也就是已經崛起過了。孩子“過百天”了，去湊“結婚份子”還有什麼意思！

確實，現在精英們總喜歡從這個時期歐洲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中找到歐洲這個時期崛起的關係。可以說，一個時期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與生產力以及生產方式都有關係。但一定是生產方式決定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而不是相反。

歐洲在這個時期產生了議會制，承認公民權利。意識形態上追求人權和政治地位平等。但是，這是西方在這個時期崛起的原因嗎？不是，這只能是歐洲在這個時期意識形態及時反映了經濟制度的變動後新人的要求，並推動政治制度及時適應了經濟結構。

歐洲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就產生過公民權利，議會制度等有別於中國的東西。原因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最主要生產方式與殖民時期的歐洲一樣，屬於“強盜~殖民經濟”。羅馬人長期依靠侵佔、掠奪整個歐洲的財富、人口來生活。成熟期的羅馬公民不做任何勞動，只從事軍事訓練、作戰、藝術和政治。長期依靠對外戰爭靠的送士兵作戰。如果經濟活動方式是：士兵打仗賣命，戰利品只在貴族和當官的中分配，這樣的仗肯定打不長。前 494 年羅馬對外戰爭中平民拒服兵役，以及此後的撤離運動。這些影響全民族公共事務的事件迫使貴族進行了政治改革。於是，具有否決元老院決議，由平民選舉的保民官得以設立。到前 376 年，保民官蓋約李錫尼和魯西烏塞克斯圖領導進行了變法，廢除了貴族對“公地”（未分戰利

品)的壟斷，並實行兩名執政官中一名由平民選出，民主政體進一步完善。無論古希臘還是古羅馬都“民主制”建立初期發生過士兵拒絕作戰的重大事件。而且都是發生這些事件後民主制度開始建立和完善。是經濟活動方式決定了政治制度的建立而不是相反。

到16世紀後，對使用冷兵器的野蠻人已經不依靠組織動員大量軍隊。生產和生活方式的維持依賴資本籌集的能力。於是西方早早就有了股份制和金融市場。這種以契約為基礎的經濟分配基本規則就是“按股分紅”。因為假如是十英鎊的一股女皇一年分五英鎊，貴族分三英鎊，鐵匠分一英鎊，女僕分十便士，這個遊戲就一定維持不下去——道理同古羅馬一樣。因此，按股分紅，金錢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一定是這種經濟的基本原則。無論女皇還是鐵匠，無論將軍還是士兵，願賭服輸，經濟上已經實現了人人平等。

在殖民經濟興盛了二百多年的18世紀中後期，在非常多的歐洲人都沉浸到這個遊戲中以後(荷蘭大部分居民都參與了)，在皇帝、貴族、市民已經在一個重要經濟活動中實現了經濟上平等以後，如果還不出現啟蒙主義思想，還不出現公民權利要求反而奇怪了！

跳過主導整個17世紀後半葉到整個18世紀的“新三角貿易”，編劇在整個第四集告訴大家：英國的崛起的根本原因在於技術革命引起了劃時代的經濟革命——工業革命。整個過程似乎沒有一點血腥，最多是對工人的剝削。

英國人為什麼創造了工業革命？編劇說：“殖民擴張和海外市場的成熟，使各種商品的需求量越來越大，以手工工廠為支撐的生產能力變得捉襟見肘。”並還特別提到了“布匹”(說：幾乎整個英國都被動員了起來。一位英國棉紡主，從他在倫敦的經理人那裡得到這樣的信息：“無論你能生產多少平紋布，好的次的我們都要。”)。

究竟殖民經濟怎麼造成新的需求，斯塔夫里阿諾斯說得很清楚：

“英國偉大的工業中心伯明翰之所以變得重要，就因為它為殖

民地提供了種種產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戰斧，銷往古巴和巴西、適用於貧窮的奴隸的枷鎖、手銬和鐵頸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裡，伯明翰的斧子砍倒了古老的樹木；在澳大利亞放牛的牧場上，迴響著伯明翰的鈴鐺的聲音；在東印度和西印度，人們用伯明翰的鋤頭照料甘蔗田。’” 這個時期新的需求分為兩種，一種是為殖民需要的，比如殺人用的船、火炮、黑色火藥、硝石等，以及殖民釘子（美洲蓋房子用木頭）等金屬製品，另一類是加工奴隸勞動的成果：熬蔗糖用的煤炭開採、紡織工業等。

這些需求是鉅大的，因為海外搶劫和殖民活動發生的很迅速。僅僅北美因為蓋房子需要釘子，就產生原來生產方式無法滿足的需求。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寫到：它還發展起一種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產釘子的鐵器商即鐵工廠老闆將一堆堆針條分發給製釘工人，由他們在家裡加工，然後再運回去銷售。到 1775 年，釘子製造業每年用去一萬噸鐵，僱用約一萬名工人。當時有觀察者評論說，凡是“知道美洲對釘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沒見到過美洲極大量的用木頭建造的房屋，是會感到驚異的；然後，他又會對建造這麼許多木頭房屋所必需的釘子是在哪裡製成的這一點感到詫異。”

任何一種經濟狀態，如果沒有外來的，突發性的經濟因素的衝擊，一般都不會產生鉅大的內部變革，而會持續過去的狀態。沒有強盜~殖民經濟，不會產生歐洲內部新的、強烈的生產力變革需求。歐洲還會持續已經延續了五百年的中世紀生產力水平和經濟結構。就像中國，在西方近代生產力引入以前，接近的生產力水平和接近的經濟結構持續了兩千多年，只有少許改變。

強盜殖民經濟創造了提高生產效率的需求，但只要以煤為動力的蒸汽機沒有創造出來，以上產品無非是加工工藝更細了點，分工更細了點，效率提高了點，但還是傳統手工作坊形式，談不上工業革命。因為只有強大的動力才能提供大規模組織的生產。

變革生產力還需要大量資本，尤其是工業革命的產生。但歐洲

恰好不缺乏這些。斯塔夫里阿諾斯描寫到：

在墨西哥和秘魯，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勞動力挖掘出許許多多的銀子。德雷克在對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獲得了等於其遠航投資額的 4700% 的利潤。伊莉莎白女王為他提供了幾條船，也分得一些股份，淨賺 25 萬英鎊。她將其中一部分投資於黎凡特公司，該公司的利潤後又用於創辦為英國贏得印度帝國的東印度公司。“確實”，約翰·梅納德·凱因斯說，“德雷克用‘金鹿號’船帶回來的掠奪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國對外投資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幾十萬奴隸被掠去充當美洲種植園的勞動力的形式為歐洲冒險家提供了鉅大利潤。實際上，布里斯托爾因為是奴隸貿易和蔗糖貿易的中心，才在 18 世紀的前 75 年中成為英國的二等城市。當地有位善於分析者寫道，“這城市中沒有一塊磚不是用奴隸的血凝成的。豪華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僕人都是財富的產物，而這種財富是用被布里斯托爾商人們買賣的奴隸的苦難和呻吟製成的。”比奴隸貿易本身更有利可圖的是由奴隸勞動力經營的甘蔗種植園。西印度群島的甘蔗種植園主是當時的鉅頭，只有以往在印度發了財的“大富翁”能與他們相比。這些人揮霍無度、開銷驚人，但是從長遠的觀點看來，更值得注意的是幾個東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孫灣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種種陸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這樣，新經濟的產生最主要的條件：新的需求；新生產力需要的資源條件，——對工業革命來講，就是資本積累能力和數量如何——都具備了。最後的，其實也是最不重要的，才是當時的技術發展是否能實現和滿足這些需求。但是，看完整個第四集，感覺就是一點：是技術革命產生了工業革命。編劇應該知道沒有一家，甚至包括專門研究科技史的著作也不會不提到需求問題和資源條件問題。但《大國崛起》的編劇們就偏偏把這兩點漏掉了，是故意的還是疏忽，只有天知道了。

最主要的是，英國從歐洲最貧窮，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變成世界第一強國，是從17世紀中葉開始，到18世紀中葉就完成了。18世紀末，英國已經擁有了幾乎整個北美，擁有澳大利亞、南美、印度、馬來半島和阿拉伯地區很多地方，成為世界殖民地最多、最大的國家，已經是個“日不落帝國”。英國人在農業時代的最後階段，擁有了世界上最大的和最好的農業資源之一——北美和其他殖民地，繼承了伊比利亞人的強盜手段，學習了荷蘭人的資本組織模式，於是成為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工業革命只是將這個輝煌延續了一百年。

## 法國佬的故事

法國的崛起被描繪成一個“革命史”。在“激情歲月”這個色彩浪漫的標題下，編劇給出了從攻佔巴士底監獄，到斷頭臺，再到拿破侖在歐洲推行拿破侖法典，以及蠱惑人心的伏爾泰的畫面。法國在這個時期似乎就在鬧一連串的革命。開始以為編劇這樣寫，大概是為了《大國崛起》這個多國歷史顯得各有特色而不是千篇一律。不過在這一連串眼花繚亂的革命最後，編劇給出來結論：“歷史給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答案。在反復的革命和復辟過程中形成的共和派與君主派，在相持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不再選擇激烈的對抗。在雙方的相互妥協下，1875年，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誕生了。此時的法國也剛剛完成了國家的工業化。”

原來編劇要告訴我們：法國最終沒能實現霸主地位，都是革命惹的禍！

革命就真的這麼可怕嗎？

要說清楚法國在這個時期的歷史確實要回答兩個問題。一個是為什麼法國，也只有法國發生大革命？另一個是為什麼法國最終沒有成為歐洲最強大的國家？

對於第一個問題，編劇給出這樣的線索：法國是君主專制國家。對於殘暴的路易十四來說，“一切國家事務的決定權都集中到他一個人手中……沒有一種機制能保證國家抵制不合法理的行動”。過分集中的權利使他“親政的 54 年間，打了 31 年的仗，曠日持久的戰火逐漸掏空了法國的國庫。於是，作為國家財政來源的稅收逐漸成為矛盾的焦點”。這種情況下，皇帝只能加大對第三等級階層的賦稅。這樣就激化了社會矛盾。同時，由於恰好法國出了個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伏爾泰，他的革命精神引導了人民，於是爆發了法國大革命。

說起來都是事實，而且聽起來很像。不過，對於為什麼這個時期只有法國發生大革命，沒有經濟因素是不夠的。也許是法國人有毛病——創造並容忍了集權的帝制。也許是法國人有福氣——出了個哲人伏爾泰。

任何長期續存政治制度都有深刻的經濟背景。

羅馬帝國滅亡的法蘭西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也是封建貴族擁有土地，農民處於依附於莊園主的農奴地位。農奴擁有小塊的“份地”，並無償為領主勞動。“沒有無領主的土地”是法國所有制基本形態。政治組織也與其他歐洲國家類似，皇帝與貴族分享權力。貴族在領地內擁有軍隊和對商業活動實施稅收。

到 13 世紀，事情發生了變化。由於法國是歐洲可耕地面積最大，土地條件最好的國家。擁有廣袤耕地的貴族直接管理農業生產是困難的。於是，貴族佔有土地的農奴制走向瓦解，農奴的份地逐漸演化成了“永佃田”。由於永佃田可以繼承、轉讓、出租。雖然土地所有權依然屬於領主，但農民“實際上已經具有了自耕農的地位。”這種經濟形態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中國古代的經濟形態，與歐洲其他國家有很大的區別。

到了殖民時期，經濟發生鉅大變化。隨著因為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的迅速擴大，白銀大量流入歐洲，引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其

他渠道來的白銀多，固定貨幣地租的領主貴族收入實際上日益減少。而從事生產和商品銷售的農民、資產者則相對地增加了收入。其中部分農民甚至會成為地主，但更多的農民破產而成為流民或城市貧民，自 16 世紀以後，貴族出售土地以維持其奢侈生活的情況日益增加。同時依靠貴族特權而強行規定的超經濟剝削，到 18 世紀也已經基本消失，不少貴族生活貧困，以至於在三級會議代表選舉中，有些貴族只能穿著農民的服裝出席。貴族到了 15 世紀在經濟上已經衰落。貴族的力量大大減弱，必然形成王權則逐漸強大，到路易十四時代，國王的專制權力幾乎達到了頂峰，正如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指出的：“君主制最後三個世紀中，使貴族與人民分離，將貴族吸引到宮廷進入仕途。”勒費弗爾在相關著作中也指出：“國王並不與貴族分享政權……並不把農民完全交給貴族……”。

到 16 世紀，法國貴族佔有四分之一，富裕農民已經佔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商人佔有四分之一。像東方的中華帝國一樣，任何自耕農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土地向地主和商人手裡逐漸集中，自耕農不斷、大量地破產是一種必然趨勢。從 13~16 世紀的三百年時間不算短。在這樣長的時間內，中國肯定會發生一次以上大的農民起義來解決流民問題，法國也不可能例外。

也就是說，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在很大程度上具備中國古代經濟結構的特徵。法國革命的根本問題，其實是農民問題。

整個電視片中革命的主角全部是市民。確實，是市民攻佔了巴士底獄。但“暴徒”群體主體，卻是流落到城市的“失地農民”。市民和資產階級，是法國革命的“佐料”，決定了這次革命的“味道”。皇權並不妨礙殖民主義經濟和殖民活動。甚至皇權對殖民活動一直是以國家力量來支持的。從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法國軍隊一直是殖民活動的直接支持者和參與者，這甚至成為法國在這個時期的一個優勢。可以說，無論是資產階級還是無產者都是受益者。雖然過度的稅收造成經濟危機會影響他們的收入，包括啟蒙思想會

激昂他們的情緒，但只要有點飯吃，沒人願意革命！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僅是整個革命中的主力軍，也是製造騷亂的罪魁禍首。只要這些人已然處於沒有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狀態，社會就永遠不會安定下來。還是拿破侖征服歐洲大陸的主力。當這批人依靠對外戰爭的軍功最終獲得土地後，在戰爭中“消耗”了大量農民，法國才稍微安定了，“人民”才老實了。這個看法在現代非常多的歷史文章中已經成為主流意見，不知道為什麼編劇卻恰好忽略了。

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法國沒有真正崛起為歐洲的霸主。其實問題很簡單，就是法國一直沒有成為“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編劇告訴大家，法國革命的原因在於中央政府因為對外戰爭開支過大，荒淫無恥造成財政緊張，過重的賦稅。但是，為什麼法國在收穫很豐厚的殖民時期中央政府會財政緊張呢？這其實是法皇對殖民時期對外作戰對象判斷錯誤造成的。

在英國和法國與荷蘭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時期，以及在荷蘭衰落時期法國與英國爭奪霸權的時期，英國主要採取在全球尋找未被入侵的地區並進行佔領，然後大量移民和強制奴隸勞動的方法。而法國則更多把注意力集中在歐洲，試圖通過直接在歐洲打敗英國等國家來發財。問題在於，與手持刀槍棍棒的野蠻人進行戰爭，投入少賺錢多。而與一樣船堅炮利的歐洲夥伴作戰，就沒那麼大便宜。法皇依仗自己控制軍隊和資源能力強，把矛頭指向歐洲強盜，而不趁著荷蘭、西班牙衰落去爭奪海外殖民地，自然是很難得到便宜。

這個時期，最先進的生產力方式是佔有最多的殖民地和殖民地人口，組織最多的奴隸勞動。只有這樣，國家才越富裕，國力才強大。在英法爭奪世界霸權時期，英國學習了荷蘭的通過股份制組織資源的“公司加大炮”方法，通過不取消農奴制以使用“羊吃人”的手段和宗教歧視把大量農民和紳士逼到殖民地的手段，投入國家軍事力量佔領並且充分開發了大量殖民地。而法國則主要用通過國家稅收等方式組織資源，動用國家軍事力量對外入侵，雖然初期確



實有利於擴張很多殖民地。但最終會缺少移民而難以鞏固殖民地。所以在很多地方殖民地最後被英國移民的軍事力量驅逐（包括加拿大和美國中北部，包括美國西南部和墨西哥部分地區）。到拿破侖時期，法國為了歐洲戰事，甚至出讓和失去了大量海外殖民地。在這個大好時期一直把在歐洲建立一個強大中央的國作為奮鬥目標，法國離當時最先進生產力方式趨向漸遠，失去了成為“先進生產力代表”的機會。

經濟資源決定戰爭勝負。英法持續的戰爭中，最終法國會吃不消。同時法國也就不可能達到英國的地位。

《大國崛起》編劇顯然不是這樣的看法，他們在表達革命其實沒有給法國帶來崛起的機會，革命延誤了法國的崛起。

革命的發生不是人的選擇，不是誰能煽動出一場持續幾十年的革命的，包括伏爾泰也不行。革命的發生是國內經濟、政治矛盾積累到只能用革命的方法來找到出路的結果。

在農業社會時期，革命或者持續幾十年的國內暴力活動實際只用一個條件，也只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有一個只有通過暴力活動，因此急切通過暴力活動來改變自己地位的鉅大群體，也就是自耕農為主的農業社會中必然產生的大量失地農民。什麼時候這些人安定了，什麼時候暴力活動結束。法國大革命為什麼在推翻皇權後並沒實現“和諧社會”，接著的十年中你來我往你上我下動蕩不安？為什麼一直到拿破侖通過對外戰爭使這些農民取得土地後才稍微安定？就因為法國有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經濟結構，只有法國有大量的自耕農。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殖民時期歐洲其他國家，如英國、西班牙、葡萄牙、德國、意大利、東歐甚至土地遼闊的俄羅斯都沒有出現過農民起義和暴動及革命的原因。

其實不僅《大國崛起》的編劇，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歷史上為什麼不斷出現暴力革命，以及中國近代自太平天國到解放一鬧就是上百年的動亂也是不喜歡找原因的。

他們就喜歡抱怨。

## 德國鬼子的故事

德國的崛起過程在《大國崛起》中被編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德國第一次建立統一的國家，並成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國。第二部分是德國為了“崛起”打了兩次世界大戰，試圖成為世界霸主，結果沒有成功。

一個主權完整，在民族範圍內相對統一的國家是大國崛起的重要因素。這個看法，在本集裡得到體現。貧道認同這種看法。

不過，編劇對德國為什麼會分裂成幾百個小國產生了統一的願望，編劇說的內容卻語焉不詳：

“在過去的幾百年間，這塊被稱為歐洲走廊的土地，一直就是整個歐洲的戰場。德意志人經常成為環伺在周圍的歐洲列強的僱傭軍，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相殘殺。1648年，在進行了爭奪霸權的“三十年戰爭”之後，歐洲各國簽署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最終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這一年，這片土地分裂為314個大大小小的邦國，雖然它們還共同擁有“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這樣一個名稱，但邦國各自為政，中央權力幾乎不存在。”

編劇在強調：德國被分裂成幾百個小國，是歐洲列強強迫他們這樣做的。這個說法，與俾斯麥連續進行對外戰爭做了背景鋪墊。也就是說，歐洲列強製造了德國的分裂，俾斯麥對列強抗爭，是德國人統一共同願望的力量實現了統一。

這是瞎說。

德國在中世紀晚期早就分裂為很多小國。德國在中世紀早期，也就是德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形成的時候，其政治結構就是很“現代”的。德國在這個時候的皇帝不是世襲的，而是推選的！也就是人家德國早就開始“選舉”最高國家領導人了。這幾乎完全是美國

模式，“先進”到了極點。德國甚至允許選個非日爾曼人做皇帝，開放程度令人咋舌。恩格斯這樣描述自己的祖國：“皇帝要選舉界定，這就絕不允許一個王朝的權利成為民族的體現，相反的，只要諸侯開始感到某皇室的權利開始變得十分強大——尤其是在有決定意義的15世紀——就經常引起王朝更替”。

在一個農業社會的民族國家，皇權的衰落就意味著諸侯的強盛，諸侯的衰落意味著王權的強盛。如果說英國的王權衰落出現了貴族與王權協商的局面，法國貴族的衰落形成了歐洲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大國，那麼德國就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保留了氏族社會禪讓制的遺風——選舉國王。到了14~15世紀，英國、法國、俄國都開始有中央集權特徵的時候，德國乾脆取消了作為民族國家的政權機構。從羅馬帝國解體後，原來羅馬帝國領土上大家的“國家”形態差不多。經濟上都是領主佔有土地，農奴體制。各領主在治理自己領土內的權利都很大，有軍隊有關稅，很像個小國家。而德國人做得也太過分了，竟然認為人權大於主權，什麼人都能來德國當個皇帝（大概歐洲人有這樣的傳統，現在還有請外國人來當部長，甚至主張外國人來選總統的）。於是這個國家就不復存在了。

說點閒話。貧道有個哥們兒，絕對是大師級的聰明。任何事情在你還沒反應出來的時候，他的腦子已經轉了18個圈。但是貧道經常嘲笑他：“你轉18個圈，停下來的時候也許恰好轉到‘茄棵裡’（河南話，表示困境），我雖然只轉半圈，還經常轉對了”。編劇在這個集子裡不少讚歎德國人的聰明和嚴謹。其實，貧道還是這種看法，不要覺得自己太聰明，想問題還是簡單點好。德國人繁雜的邏輯考慮並不見得是什麼福分。德國人2006年辦世界盃，為了怕“黃牛”倒票，設計了一種邏輯非常嚴謹的、非常複雜的訂票手續。複雜到一般智力人要花很長時間才能知道怎麼訂票。還要花很長時間完成訂票。於是，由於多數歐洲人沒有德國人“聰明”，加上比較忙，德國人終於創造了世界盃歷史上“黃牛”獲得球票比例

最高的記錄。德國人就是忘了一點：就算“黃牛”都是傻B小布什，也可以僱傭個電腦高手來解決這個問題。可多數歐洲老百姓沒這種能力——當然沒有！

德國人中世紀在國家政治制度建設上是最愚蠢的方式——減弱在當時至關重要的，形成民族國家的能力。至今，作為民族國家來說，德國人一樣有遺憾：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多數居民實際是日爾曼人，奧地利和挪威人與德國人完全是一個民族。包括遺留到二戰時期捷克的蘇臺曼和隔著波蘭的東普魯士問題。

因此，任何具體國家的政治制度只與這個國家經濟制度有關。沒有形式上的“先進”與“落後”之分。德國人看起來很“先進”，但不合時宜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他們要倒楣。雖然法國、英國、荷蘭、奧地利，甚至不起眼的波蘭、比利時也對德國的統一“使拌子”，但關鍵是德國人自己選擇了這條道路。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人都一樣，不幸的人卻各有各的不幸”。其實，不幸的人有時候遭遇也一樣。任何一個分裂國家的最終遭遇一定是各個小邦國紛紛投靠周邊國家，成為它們的附庸國。德意志也是這樣，分裂後的小邦國被周邊的波蘭、丹麥、法國、奧地利等控制著。哪個也不敢，也沒有能力、甚至沒有願望提出要求統一在民族國家裡。

貧道指明德國的分裂局面不是外國勢力造成的，並不是因為顯示貧道博學。因為這些資料隨便都可以在 google 或百度中查到。是因為編劇的彎本身繞得就很大。

德國是怎樣統一了呢？首先，編劇給出了一個“和平統一”的結果。

“李斯特認為德國只有實現政治上的統一才能夠與英國和法國相抗衡。這種統一不能靠革命來實現，而應該通過和平的方法來實現……1834年1月1日零點，在德意志18個邦國的邊界上，滿載著貨物的四輪馬車，像潮水一般洶湧而過，幾百年來第一次，無須

在邊界停下來交納過境稅。德意志關稅同盟建立了。”

於是，一個奠定和平統一的基礎實現了。幾百個邦國中，有 18 個實現關稅統一了。不過，總讓人覺得編劇有點誇張。

關稅同盟問題的解決，只對長途貿易方便一些。但是如果沒有統一的貨幣、度量衡、郵政系統等，一樣很難成為一個統一的市場。關稅同盟對德國的統一無論如何誇張都也就那回事。還有，同盟不等於立法。協議說退出就退出了。況且幾百個國家中只有十幾個參加。關稅同盟並沒有自然延伸為後來的德國統一的關稅立法。

貧道知道編劇要創造一個“和平統一”的範例。確實，和平統一不是不可能，不過，反正德國的統一中完全沒有和平統一——雖然編劇用俾斯麥對外戰爭而不是傳統的國內統一戰爭進行了掩蓋。

按理說，編劇應該講清楚俾斯麥對丹麥、波蘭、奧地利和法國的戰爭是為了什麼，對德國的統一有什麼關係，包括德國這幾百個小邦國最後怎麼沒有了。否則前面說得那麼神奇，後來不做交代，誰看了也會覺得奇怪：俾斯麥對外戰爭赫赫，怎麼成為德國統一的英雄了呢？大概編劇想通過羅列德國的分裂是列強造成的，俾斯麥對列強進行了戰爭。讓觀眾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德國的封建領主和老百姓都有實現日爾曼民族統一的願望，於是在俾斯麥的領導下通過對列強的戰爭實現了日爾曼民族的統一夢想。

其實根本不是這回事情。

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為什麼要在 1864 年打丹麥？因為當時德國北部的什列士維格和霍爾斯坦兩個公國。他們既是德意志邦聯的成員，同時也是丹麥國王的個人領地。1863 年，丹麥正式宣佈要把這兩個公國合併到丹麥，普魯士的俾斯麥肯定可以利用民族情緒與丹麥打一仗。最終把這兩個公國合併到普魯士了。對於日爾曼民族最大的國家——日爾曼——來講，與外國打仗，實現國內兼併和統一戰爭，這就是德國必須解決的事情。

仗剛結束兩年，1866 年俾斯麥又與奧地利大打一仗。這就是著

名的“薩多瓦會戰”，奧地利大敗。俾斯麥怎麼這麼喜歡打仗？兩年都等不及？原因是普魯士對丹麥戰爭兼併幾個小國後，德國其他小國看著普魯士就害怕，紛紛譴責俾斯麥有野心。這個時候強大的奧匈帝國充當了這些小國的庇護傘。也就是說，德國各小國並不因為普魯士可能創造一個統一、強大的德意志國家，並使整個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而歡喜雀躍，而是希望借助外國勢力剷除本民族的英雄。在俾斯麥與奧地利宣戰後，除了北方幾個小邦支持他，整個德意志大多數邦都站在奧地利一邊。看來，地方利益並不見得與中央利益一致，就算民族內部與國外矛盾衝突期也不見得！

最終，打敗了奧地利，俾斯麥就在 21 個邦和三個自由市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制定了法律。正是在北德意志聯邦這個通過兩次血腥戰爭形成的政治組織，聯邦內部實現沒有任何交通限制及商品流通的阻礙，實現了統一的貨幣及統一的度量衡，聯邦的對外政策及對外貿易由聯邦政府統一確定，才使過去多少年來一直使資產階級感到苦惱的各種不利於工商業的限制一掃而光。實際情況是，北德意志聯邦的建立為全德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抹殺俾斯麥的“血腥強權”的作用而讚揚李斯特的“和平串聯”對德國統一經濟市場的作用，這個說法要麼是歐洲綠黨的夢話，要麼是中國精英們的編造。

有了一個統一的，經濟發展迅速的北德意志聯邦，南德諸邦——巴伐利亞、符騰堡、巴登、黑森~達姆斯塔得等自然願意與自己民族國家結盟。但拿破侖三世害怕德國完成統一妨礙法國在歐洲稱霸，所以他反對德國統一。他主張南德另成立聯邦。當時法國掌握著斯特拉斯堡這個重要的要塞，法國軍隊隨時可以長驅直入南德諸邦，所以南德諸邦在法國的威脅下，不敢公然和北德聯邦合併。在這個情況下，南德諸邦只能與北德聯邦結成秘密的軍事同盟。

偉大、英明的俾斯麥毫不猶豫地在四年後發動了普法戰爭，最後擊敗法國，實現了統一。

貧道的感覺是，編劇並不想否認，甚至在一些集子裡在讚揚統一和中央政府的干預對崛起的作用。但是，編劇對民主和集權，市場與政府干預在崛起中歷史事實的處理手法拙劣到了極點。據說編劇還對這個作品很得意，貧道只好偷笑。

德國為什麼能在 19 世紀後半葉迅速崛起為歐洲大國呢？因為德國實現統一後，世界“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已經變了。已經從英國人建立的新三角貿易轉變為英國人開始的工業化。大機器生產創造財富的能力已經遠比簡單的掠奪效率高得多，而且除了中國，世界上也沒有什麼可掠奪的地方了。加快實現工業化是這個時期任何想成為大國的關鍵。

在工業社會中，新技術的創造尤其在工業中的有效應用是一個國家領先其他國家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英國人創造的工業革命以動力機械為代表，引領了從 18 世紀末到 19 世紀中葉的工業。但是 19 世紀中葉到 20 世紀初，化工工業成為增長最快的一個行業。一個後期國家要趕上領先國家，必須在最有增長潛力的行業上有所作為。

1803 年，英國化學家道爾頓提出了科學原子論。八年後意大利化學家阿伏伽德羅提出分子概念。1869 年，俄國化學家門捷列夫編制了一份元素的週期表。到 19 世紀中葉，化學理論已經基本奠定。而德國恰好完成統一，不失時機地趕上了這次新技術革命。德國化學家人工合成了尿素，凱庫勒把原子化價的概念引入有機化合物的研究中。很快，德國人無論在化學研究和化學工業方面都開始領先於其他國家。1886~1900 年的 15 年間，六所最大的德國化學公司一共取得了 948 項染料專利，而六所最大的英國化學公司只取得 86 項專利。1909 年英國人用的染料 90% 是德國製造的。<sup>3</sup> 到 19 世紀末，德國統一後僅僅幾十年，德國人除了重化工外，在這個時期最

---

<sup>3</sup> 《19 世紀的科學：工業和學術變革的促進者》，<http://shss.sjtu.edu.cn/hst/book2/book2-41.htm>。

重要的化學產品：化肥工業、染料工業、製藥工業等精細化工方面都領先於其他國家。這才是奠定德國迅速崛起的根本。

顯然，編劇也注意到這些。編劇認為德國之所以能夠在工業方面超過英國，原因在於：“全民教育為德國培養了高素質的國民，大學給德國帶來了創造和發明，智力成為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資源。憑藉這一資源，19世紀的德國引領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顯然的邏輯是：重視教育提高了國民智力，因此會有更多的新發明，並且自然轉換為工業增長的優勢。

貧道也以為普及和重視教育，提高國民素質是大國崛起的必要環節。而且技術創新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國民素質，技術發明，工業領先三者之間，不是絕對的因果關係。國民素質高是大國崛起的前提，在工業化時期，一個國民素質低的國家無法支持工業化，也就無法崛起。但國民素質高並不一定就引出工業領先的結果。因為工業發展除了新技術外，還需要資本、市場。德國人在這個時期除了用國家力量強制提高國民素質外，最重要的是利用英國、法國化學家的發明創造，轉換為化學工業應用。“英國的化學工業家對化學研究在發展商業上的重要性的瞭解是緩慢的，因此在精細化學工業方面他們落後”於德國。雖然“他們在重化學品方面仍然保持著自己的地位”，但是“這一方面的繼續研究，直至本世紀才顯得有必要”。<sup>4</sup>同樣的例子在後來日本、中國的崛起中也可以證明。也就是說，編劇用“借這一資源……成為了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有些絕對化。

對於德國為什麼要打世界大戰並最終沒有成為世界霸主，放在說美國人的時候再分析。

---

<sup>4</sup> 《19世紀的科學：工業和學術變革的促進者》。



## 小日本的故事

第七集描述了日本 19 世紀後半葉崛起的經過。可以說，論述日本是如何崛起的對編劇來講是所有各集最困難的一篇。因為編劇必須考慮中國人對日本人的歷史恩怨。寫不好了很容易挨罵。編劇確實在這個集子很用心，甚至很巧妙的利用這一點。

本集描述了日本人如何在受西方侵略威脅時採取了考察、學習西方，並且描繪了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如何進行艱苦的改革後，用“相撲”這個傳統娛樂項目的復興作為例子，宣稱“伊藤博文執政時期，在相撲這樣的民族傳統得到恢復的同時，日本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尤其是軍國主義也隨之被召回和強化了。”

編劇的理論是：日本人認真的學習了西方從科學技術到經濟模式，從文化藝術到政治制度。但由於日本文化傳統中有“軍國主義”的糟粕，隨著日本民族傳統的恢復，日本人開始對朝鮮、琉球、中國、整個東亞和東南亞進行侵略。也就是，西方文明中原本是沒有對外侵略的，日本人文化中胎裡帶的有這個毛病。因此把人家好好的文化揉進去個“軍國主義”。

這樣一說，西方文明就被描繪為工業現代化、高技術、政治民主、人身自由、普遍人權，博愛平等。好東西佔全了，壞東西一點沒有。西方人在整個崛起期間對全世界進行的侵略事情沒有了，經濟活動的血腥成份沒有了。

這是本集最精彩的一段敘述，一個畫龍點睛的部分。

貧道也不喜歡日本人。如果能的話，把各種壞東西都說成是日本人胎裡帶的毛病最解氣。不過想怎麼說就怎麼說總是不行的。

日本“傳統文化”裡並沒有“軍國主義”。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無非是一種尚武精神，這種文化傳統在明治維新以前並沒有成為日本人的國家政治目標。日本人在明治維新以前的上千年中，沒有侵略朝鮮、中國、甚至沒有侵略琉球。就算有些海盜行為（倭寇流竄入侵中

國東南沿海)也不是國家政治行為,算不上軍“國”主義。日本人對以國家力量進行大肆侵略是明治維新,學了西方以後才出現的。

日本人的對外軍事侵略和對其他民族的奴役是日本“全盤西化”的結果。前面已經分析過,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種“強盜~殖民文明”,軍國主義是西方這個時期文明的核心。可以說西方人這點“優點”是自古希臘、古羅馬就開始培育,在中世紀的十字軍東征中得到延續,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發揚光大起來。西方崛起的秘訣就在於對外侵略對其他民族奴役。日本人真正體會到這個真諦,才成為不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早早加入列強隊伍的國家。

用中國人普遍不喜歡日本人來巧妙地為西方人掩護,有點不地道。

在19世紀後半葉,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工業化。工業化中成為大國的必要條件主要是兩個,一個是資源規模,一個是市場規模。只有足夠大的資源規模和市場規模,才能為高產出能力的大機器生產提供足夠的空間,並以此成為大國。要成為大國,就必須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擁有足夠的市場規模和資源。

到19世紀下半葉,也就是1870年前後,世界上美洲、澳洲、非洲基本瓜分完了。亞洲的中亞、南亞、東南亞也早就被瓜分完了。都成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剩東亞的日本、琉球、和朝鮮。西方文明的崛起在殖民時期,靠的是直接的搶劫和奴隸勞動。到了工業化時期,由於殖民地都是各宗主國的地盤,同時殖民地人口激增,因此殖民地的大小其實就是市場的大小和資源的大小。在殖民時期,不僅各宗主國之間經常進行貿易封鎖(比現在貿易壁壘厲害得多!這在歐洲大陸和各殖民地間簡直就是常態),甚至連運輸、郵政都可以限制(嚴格來講,荷蘭就是因此垮掉的)。一個宗主國的殖民地,肯定就是宗主國自己的市場和原材料供應地,是生命線,哪裡允許別的國家染指?因為對於能夠大批量、高效率的機器來講,擁有殖民地的大小是決定一個人口和資源不足夠大的國家

能否強大的前提條件。

德國在 1870 年發動普法戰爭並實現了統一，日本在 1868 年開始明治維新。日本在幾乎所有體制上都在學習德國，因為日本與德國面臨在這個時期同樣的“崛起瓶頸”，也就是殖民地數量問題。德國在非洲沒有殖民地，在美洲更沒有，亞洲除了後來在中國的山東半島找了點地方，但總體來講，可以說德國確實缺少作為一個工業國必須有的市場資源和原材料資源。日本呢？更慘！連個硫球群島都沒拿下。

雖然德國早在統一後依靠自己鉅大的人口數量和豐富的煤炭、鋼鐵資源，利用化學工業高附加價值產出能力，不到 20 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工業大國，但始終無法成為第一強國。日本在工業化才剛剛開始，就從德國的遭遇中意識到這些問題。日本在西方考察了十幾個國家，為什麼偏偏選擇德國的模式作為經濟發展的基本框架呢？因為日本最適合德國模式，也只能選擇德國模式。日本礦產資源貧乏，比德國少太多。日本是個島國，還不像德國那樣周邊都是人口大國。因此日本工業化剛開始就面臨資源和市場問題。日本人的現代化的兩條腿中，第一條腿是工業化，第二條腿就是擴張殖民地。於是明治維新剛結束，日本就迫不及待地選擇了侵略戰爭，選擇了奪取殖民地來為本國工業化擴大市場和資源的基本道路。德國倒是等到工業化基本完成，充分開發本國市場後，到 20 世紀初開始了對外侵略。

這才是大國崛起需要闡述的基本道理，而且是明明白白的，無論無產階級歷史學家還是資產階級嚴肅的歷史學家都認同的思路。

德國發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對亞洲進行侵略戰爭，目的都很明確，為了爭奪市場。這個時期要崛起，只有一條路——從老牌帝國主義手裡奪下市場。至於奪的方式究竟是直接用戰爭，還是用欺騙或者其他方式，則結果不一樣。但是沒有這些東西，在這個時期是無法成為世界大國的。

《大國崛起》沒有任何地方將中國在這個時期的作為與其他國家相比。大概是編劇在以前寫《河殤》時這樣做沒討到好處。但是說日本不說同期的中國幾乎是無法做到的。雖然編劇從頭到尾沒說中國怎麼樣了，但幾乎所有說到日本如何學西方時，都讓中國觀眾在腦子裡對比著當時的中國。編劇肯定知道這一點。

本集很多內容滲透著作者的意圖：

說 2003 年橫須賀人隆重紀念最早威脅日本的美國將軍佩理，自然會讓中國觀眾聯想到英國鴉片販子顛地至今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說到日本“士族階層紛紛用荷蘭語……瞭解到西方世界的發展”並興起學荷蘭的“蘭學”，一定是想鉤起中國人聯想乾隆皇帝堅持英國使節下跪的畫面。描寫澀澤榮一對外開放心態和學習態度一定讓中國觀眾思考林則徐對外國事物孤陋寡聞的悲哀。描寫大久保力通振興近代工業的舉措一定讓中國觀眾思考同樣顯赫的李鴻章怎麼那麼沒作為。日本議會制度的建立和伊藤博文起草《大日本帝國憲法》，一定會使中國人懊惱中國怎麼這個時候出了個慈禧太后。

中國為什麼沒有像日本那樣在遇到西方文明時採取“全盤西化”並崛起為一個強國，反而成為日本案上肉，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是從中國人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上來解釋的：是中國的儒家文化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是中國的專制制度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和發展，因此在西方入侵時期中國沒有及時放下身段學習西方，最終成為失敗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裡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貧道覺得，任何一個民族的行為特徵、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取向都是物質的，經濟的因素在起決定作用。作為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中國也不例外。

從 20 世紀 30 年代到《河殤》播出，中國文化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內斂保守的文化取向、重農輕商的經濟政策與西方文化的民主政治、外向進取、市場經濟幾乎成了先進與落後，文明與野蠻的關鍵字。可是，為什麼中國與西方從農業社會初期就明顯走上了

不同的道路呢？沒人回答，大概是胎裡帶的。

其實，任何特徵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都能找到明確的物質背景。

中華民族繁衍在一個從現在長城以南，天水以西，南嶺以北，數百萬平方公里廣袤的，適合農業耕作的土地上。中國與北美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適合農業耕種的地區。這同古希臘和古羅馬進入農業社會時居住的條件完全不同，因為希臘半島和亞平寧半島是裸露岩石的山脈和小塊分割的平原組成。不同的資源條件決定了不同的民族在追求強大（包括人口繁衍）時經濟發展條件的不同。因此，中國人在農業社會期間，可以通過不激烈的遷移方式繁衍和擴大為一個鉅大的農業經濟體。而希臘和羅馬只能通過侵佔其他民族的地盤來實現強國。不同的經濟依存方式對意識形態的作用是明顯的。這就是西方人在殖民時期很容易的接受古羅馬的“光榮”理論的原因。也是中國人缺少外向衝動的根本。

中國人的氣候條件在長達數千年農業社會裡對文化的影響也是突出的。中國氣候是西北冷空氣與西南暖濕氣流交互形成的。今年交互線靠北點，北方就水災，南方就旱災。明年交互線偏南，就是另一種狀態。中國還有一條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黃河。天上兩條龍，地上一條龍。三條龍攪得“周天寒徹”，三年兩大災，中國成為世界上農業災害最頻繁和嚴重的地區。這與地中海和歐洲氣候相對穩定呈鮮明對比。

農業時代產生了國家組織。國家的形成是為了處理“公共事務”。不同的公共事務有不同的處理方式，於是形成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為了維持這種制度的意識形態取向。

對於治水和救災這個中國最主要的“公共事務”來講，最有效的組織方式是中央集權。地方必須服從中央，局部必須服從全局。繇用堵的辦法治水不是他笨，是因為當時部落不統一，自然大水來了都是堵住不流到自己地盤是上策。大禹青銅武器指哪兒打哪兒統

一北方，這才有了“疏導”為主的條件。春秋戰國“以鄰為壑”，這個“壑”就是排水溝。每次諸侯會盟第一件事情商量的也是治水問題。秦最終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中國才又步入“和諧社會”。救災也是不能各地商量的。歷朝皇帝的國庫裡，救災款都是重要東西。

而對於古羅馬來講，經濟活動本身就包括軍事佔領和統治。搶劫財物、奴隸和戰利品分配是主要公共事務。這種經濟活動最好的組織方式是協商。因為搶誰不搶誰，什麼時候搶，搶完了怎麼分，只能商量著來。如果個別人說了算，搶完了都歸他，這個事情就不能長久。

於是中國在農業社會裡形成了長達幾千年的中央集權和專制制度，西方從祖宗那裡就“民主”。

貧道一個哥們早就研究過，西方人自古以來都沒有過像樣的市場經濟。古羅馬時期是搶劫加奴隸勞動。奴隸勞動中，市場經濟基本要素——勞動力——根本不是商品，怎麼是市場經濟？中世紀農奴的勞動也不是商品，而且最主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一直不准買賣，怎麼叫市場經濟？到了殖民時期，無論早期的硬通貨是靠搶的，還是後來的奴隸勞動不是商品，也都不能算市場經濟。

只有中國自秦以來土地就是可以買賣的。中國以自耕農為主，而自耕農是不可能“自給自足”的（自給自足其實只反映在歐洲莊園經濟中）。因此市場交換的內容和數量都是同時期歐洲無法比擬的。因此，說不是中國而是西方有市場經濟傳統，完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主觀臆斷。

小農經濟加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在中國非常頻繁的自然災害下，會形成一種“賭博經濟”。由於薄弱的小農經濟在頻繁自然災害和高利貸威脅下吹彈可破，因此災害年賣地，豐年買地是不斷發生的事情。災害頻繁，但又不知道明年是咋樣，這就構成了一種可以將土地價格做“預期收入”的機會。由於中國地主和商人是一體的，這就有一種商人通過炒賣土地推動下加快土地兼併過程的趨勢。土地兼併

形成大量流民，流民多了推翻政府。中國就這樣不斷改朝換代。也就是說，中國的商人自古以來就在嚴重影響政治進程。統治階級要不重農輕商簡直就成了傻瓜了嘛。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這個時期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中國儒家思想裡自然有“重農輕商”的原則。

說了這麼多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完全適合中國的生產力和生產方式特點。只要這種生產方式不改變就沒有改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原動力。中國這種“和諧社會”創造了人類農業文明最輝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但是，更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來了，中國人就麻煩了。

任何民族都是懶惰的。都不會在自己用最省力的辦法就實現了強國的時候，選用比較吃力的辦法。只有一個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才能爆發自己的能量。中國當時面臨的問題就比日本人輕一點，或者危機小一點。

到19世紀中期，英國雖然很強大，但德國、法國、俄國、美國等也有足夠力量與英國相爭。誰想獨吞中國都會遭到牽制，這才有“瓜分”之說。於是中國人覺得自己能夠在這些勢力中找到平衡，苟且偷生。如果是18世紀中葉大英帝國最興盛的時候來了，卻會遇見康熙大帝，這傢夥處於“想打人找不到對象的時候”。這個時候英國國力並沒有中國強。真的來了，印度最後歸誰都不一定。你看看清朝這一代官員那麼多人成天就外事問題爭個臉紅脖子粗，其實都是看能不能投機——因為確實有機會投機。

日本就不一樣。日本人看到西方進入中國的那個狠勁兒，美國一口會把自己給吃了，自然亡國感覺強烈。

中國為什麼搞了洋務運動，也有了點近代工業，怎麼不想辦法侵略日本呢？因為中國比大英帝國全部殖民地人口都多。中國真搞工業化了根本不缺乏市場。中國資源也很豐富。因此中國根本沒有產生過日本人在明治維新剛開始就有的侵略思想。不是中國人笨，是中國人當時找不到這種感覺，也沒有條件找到這種感覺。

日本就不一樣。土地狹窄，市場狹小，資源貧乏。日本要崛起，只有一條路，就是學習同樣是島國的英國，同時學習同樣後發工業國的德國。必須進行不斷的從西方人手中奪得殖民地的方法來富強。

貧道沒有批評日本——畢竟人家希望強大嘛，畢竟當時唯一出路和規則就是這個樣子嘛。貧道是不喜歡《大國崛起》編劇忽悠人的態度。

當然，中國在這個時期確實是什麼背運都湊在一起了。如果中國在19世紀後半葉處於康、雍、乾王朝統治階級還英姿煥發的時候，土地兼併以及流民問題還不到一觸即發的時期，中國在工業化來到時也許會選擇德國人一樣的道路。但到了中國任何一個王朝後期都會碰到“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的問題，一碰就散架。

## 老毛子的故事

不知道為了什麼，《大國崛起》的編輯把俄羅斯的崛起分成兩集。前一集寫了沙俄時期的“崛起”，後一集寫了蘇聯的崛起。因為貧道看來，沙俄時期俄羅斯並沒有崛起。只有在十月革命後才實現過崛起。

俄國崛起道路更進一步證明了只有做先進生產力代表才能崛起的理論。俄國看起來似乎也走過西方大國崛起的道路：1533年前的俄國只有西到現在的西部邊界，東到烏拉爾山以西，南部剛進入伏爾加河流域，連現在的喀山、斯大林格勒都不佔有。西班牙擴張時期，俄國佔有了伏爾加河流域並跨過烏拉爾山。荷蘭擴張時期，沙俄同樣不失時機的擴張到西伯利亞地區，領土一直延伸到日本海。英國擴張時期，沙俄又佔領了現在的芬蘭、波羅的海幾個小國和波蘭的大部分、烏克蘭和中北亞廣大地區。也就是說，俄國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充分的領土擴張。

問題在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法國都在這樣的擴張



中成為世界級強國，而俄羅斯怎麼會在這個時期雖然有時候貌似強大，但實際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水平遠低於這些國家呢？編劇似乎在迴避這個問題。

大國崛起的基礎是經濟實力急速擴大，並不僅僅是領土的擴大。在殖民時期，能夠從殖民地掠奪到最重要的經濟資源並在市場交易中獲取最大收益是奠定強國的基本條件。成為一個時期代表性的生產力方式才能崛起。西班牙、葡萄牙通過掠奪美洲的白銀，在東西方最主要貿易中換取了歐洲最重要的商品，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荷蘭創造了最合理的資本運作方式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通過直接佔領香料產地並控制貿易通道實現了強大。英國和法國通過黑奴貿易和奴隸勞動獲取大量商品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尤其是英國通過最早開始工業化，生產力大幅度提高，在 19 世紀成為世界第一強國。所有這些國家都在一個時期參與、控制過當時最重要的經濟活動。

但沙皇俄國的殖民活動卻遠離這些內容。沙皇俄國新佔領的地區中，只有西伯利亞和中北亞地區可以提供大量的皮毛形成商品交換。但皮毛並不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貿易量最大的商品。而佔領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和烏克蘭等農業區並不能提供鉅大財富，因為這些地區的人口密集，剩餘財富非常少。除了靠能夠提供大量兵源，以及擁有廣袤國土使敵國軍隊難以最終征服以外，俄羅斯在這個時期什麼也不是。

正因如此，雖然彼得大帝包括後來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不能說沒有為俄羅斯的崛起費盡心機、嘔心瀝血，他們對西方的嚮往不能說不迫切，學習西方文化和經濟制度不能說不認真，但一點作用也沒有。這種努力與回報的鉅大反差，是俄羅斯產生了托爾斯泰等作家寫出大量悲情色彩文學作品的根源。對以上邏輯，編劇確實進行了描寫，甚至都很充分，但編劇就是不願意把其中真實的東西揭示給受眾，因為這會把這個時期整個西方崛起的奧秘牽連進來。

第九集說的是蘇聯，這才像個大國崛起的故事了。編劇是這樣安排蘇聯的崛起道路的：

“俄羅斯是一個崇尚英雄、需要英雄，同時也是英雄輩出的民族。在歷史上，政治家的個性氣質曾決定性地影響了整個國家的命運。彼得大帝的改革，拉近了俄國和當時歐洲強國的距離；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造就了一大批獨立思考的俄羅斯知識分子；而列寧對革命的執著，則使這片土地勇敢地承擔起為人類開拓新航道的歷史重任”雖然“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信仰者都認同：社會主義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應該首先在工業基礎發達的英國、美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發軔，工業基礎薄弱的俄羅斯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但是“……列寧抓住了提供給他的布爾什維克的機會，來做他想做的事情”，按照馬列主義搞了一場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新政權。

然後，由於帝國主義的封鎖和國內饑荒，列寧搞了新經濟政策，並且儘量對外開放，經濟有了很大起色。

後來，“斯大林看來，時過境遷，新經濟政策不利於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建設了，因為蘇聯需要的是速度。斯大林經常說：‘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他認為“我的工業化資金只能靠我自己內部來積累，內部來積累呢，那主要當然要來自於農業”。於是搞了個計劃經濟，結果：“1932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1937年，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蘇聯的工業生產總值躍居歐洲第一，世界第二。”

於是，十年時間工業產值達到世界第二，歐洲第一，當然算實現強國了。

看來，我們的編劇是個英雄崇拜者。一個列寧，竟然靠自己的勇氣否定了一個規則，在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搞了場工人階級革命。一個斯大林，在新經濟政策好好的，竟然因為自己“著急”，就搞了個前所未有的計劃經濟，還真成功了。

這說不過去的。

任何一場數以百萬計人參加的大革命都不是幾個陰謀家能夠發動並且成功的。依靠當時僅有的幾十萬產業工人在數千萬人口國家搞一場成功的革命，只能叫做政變。實際上，十月革命並不是一場工人革命，而是一次小資產階級領導的，無產階級組織的農民革命。

十月革命的主力一直被描繪成工人。其實，無論從革命開始就一直是主力軍的，農民成份為主的士兵，到成功後延續幾年的土地革命，以及因此引起的國內戰爭和對外抵抗戰爭，主要參加者都是農民。是農民有強烈的改變自己地位的需求才形成這場革命。一個國家不可能因為少數人有改變自己地位的想法就能成就一次成功的革命。

1860年，俄國廢除了農奴制度，貴族和農奴體制改變為自耕農和地主體制。農奴制並不產生與生產資料不結合的勞動者，農民都會有碗飯吃。也就是不會產生破產農民。但只要經濟成份主體是自耕農，就一定會不斷產生破產的，無法與生產資料結合的遊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貧農和失地農民對這個制度有強烈的變革衝動。這個時期的工人即使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衝動也不可能強烈。工人參加這場革命，只能是因為工人的組織性和紀律性能夠為這場革命的成功提供更大的保證。

列寧不是神仙，沒有改變一般政治變革的基本規律。

俄羅斯在這個階段的崛起被描繪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新經濟政策的實施，第二部分是計劃經濟。編劇都大約用2800字左右的分量來進行描述。

編劇顯然很看重新經濟政策時期，對這個時期“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秩序以及取得的成就都進行了讚揚。對蘇聯為什麼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的好好的卻選擇了政府干預方式的計劃經濟，以及計劃經濟帶來的成就和問題，看法是含糊的。總給人一個印象：計劃經濟是權宜之計，是斯大林的一次冒險，是正常發展中的一種例外。

電視片暗含這樣的意思：在 20 世紀 20 年代末蘇聯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選擇中，雖然計劃經濟取得了成績，但最終被證明為失敗的。如果延續新經濟政策，也許會更健康一些。這種看法也是中國現在知識分子的普遍看法。

歷史沒有偶然。

所有後期工業化國家要實現工業化，最重要問題是能否給工業化提供鉅大的資金投入。尤其是到 20 世紀 20 年代，重、化工業投入的資金驚人的高，已經不是早期輕工業的投入概念了。

對工業投入大量資金有兩條路，一條是提高國內積累率，一條是有外來援助。這個時期的蘇聯是很難從國外引進資金的。不僅存在帝國主義封鎖問題，最主要的是這個時期全球對外投資都非常少。即使得到些借款，也是要還的，也是要回到國內積累率的。

《發展經濟學》研究發現，對於後起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個所謂“低水平均衡陷阱”。這個陷阱通常包括這樣兩個關係：

人均收入低，國家貧窮，消費會略小於收入，積累率很低。積累率低，投入工業的資金規模就小，產業進步機會小，收入增長就慢。收入增長慢，積累率就低。這種均衡狀態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

其次，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由於歷史原因，都處於少數人佔有大部分資產的狀態，制度會傾向於保護少數政治和經濟權貴的利益，加大了收入分配懸殊趨勢。多數人收入改善的可能性很小，使積累率、勞動力素質提高的可能性降低。這會進一步延緩工業化進程。

蘇聯如果繼續新經濟政策，結果一定會陷入這個“低水平均衡陷阱”。這也是被革命後第一個十年依然沒有擺脫農業國地位可以驗證。正像片中介紹的“直到 1928 年，蘇聯的工業產值還不到德國的一半，美國的八分之一”。

在一個相對封閉條件下的農業國提高積累率的方法顯然只有一

條途徑：通過國有化形成政府控制資源配置權利，通過“剪刀差”“剝奪”農民，並通過減少輕工業投入降低消費率。由於蘇聯已經解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第二個，也就是私有制問題，因此他們很容易的實現了計劃經濟模式。

所有對計劃經濟的批評不就是兩點嗎？一個是政府干預了市場規則，一個是降低了居民消費水平。可這是提高積累率的有意選擇和必然結果呀。

但是，這成為這個時期最“先進生產力的代表”！難道不是嗎？不要說蘇聯在這個時期短短十年就從不到德國工業產值的一半到歐洲第一工業強國。就說中國，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結束後，也就是60年代就完成了工業化，而採取“新經濟政策”的印度到今天還達不到中國40年前的水平。

當然，編劇沒有列舉韓國、新加坡、泰國的例子，因為說這些國家崛起了怕大家笑話。不過編劇恐怕是很想把這些國家做一集的（中國主流輿論成天就是這些例子）。這樣他們可以說明這個時期市場經濟國家一樣實現過經濟高增長，包括拉美國家。

後期工業化的根本問題——鉅額投資問題始終存在，但在20世紀50年代以後有了條件變化。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西方工業國的製造業投資已經接近飽和，世界“先進生產力”開始向“後工業化”發展。在後工業時代初期，發達國家開始出現“剩餘資本”。這些主要是以政府貸款方式溢出，和為了東西方對抗的“援助”溢出。這些資本總量還很小，對於支持一些“後院國家”和與社會主義對抗前線國家和地區是可能的。韓國、泰國、中國臺灣地區、新加坡等彈丸之地還可能取得充裕資金。對於中國這樣六、七億人口國家，就算共產黨“歸順”了美國，也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因此，是斯大林創造了“工業~殖民經濟”時期最“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模式。斯大林是天才，但也一樣是時勢造英雄。

計劃經濟肯定有自己的缺陷，因為任何選擇都必然失去另一個

選擇的好處。選擇了高積累就難以回到農、輕、重的均衡發展。長期高積累必然影響居民生活品質提高。而且計劃經濟理論上否認服務業創造價值，這就在 60 年代以後失去了“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地位。尤其是赫魯曉夫、波烈日涅夫把東西對抗當成實現“超級大國”美夢的繃祿，強化了自己弱點而更遠離另一種選擇的機會，是蘇聯失敗的根本。一個崛起的大國很容易走向稱霸世界的最終道路上，尤其是像俄羅斯這種本來就崇尚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

目前，主流經濟學家談到計劃經濟時完全是一種鄙視態度，似乎計劃經濟一無是處。完全是領導人拍腦袋選出來的錯誤路線。貧道真搞不清楚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到底有沒有學過歷史，有沒有點歷史觀。

## 山姆大叔的崛起

美國的崛起也用了兩集。美國整個崛起道路倒是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比照西方先起國家殖民擴張和資本積累階段，第二個階段是利用特殊條件和機會控制和操縱世界經濟規則的階段。

先說第一階段。美國獨立後還是個農業國。因為一直到 18 世紀後期世界還處於農業時代。美國獨立後馬上面臨強化一個鉅大農業國的地位和迅速吸收資本和資源參與工業化問題。

獨立後的美國是個各州獨立性很強的邦聯國家。而後很快成為一個中央權利相對集中的國家。前面講過，一個大國的形成首先要是一個中央權利相對集中的國家。鬆散的聯邦體制無法產生一個大國和強國。

對於這段歷史，編劇引用一個當代美國歷史學家的話說：“在 1787 年憲法中，關於成立國家政府的一個基本觀點是：如果我們不聯合起來，就會被歐洲列強所摧毀。我們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也

就是說，編劇把 1787 年的制憲會議的召開目的說成是美國的“智者”們早就有了實現一個超級大國的理想，意識到必須首先建立一個中央集權國家，為此召開了制憲會議。

這是個大瞎話。因為聯邦憲法制定者雖然決定聰明睿智，雖然有理想有抱負，但都只會關心當時的事情。他們不可能去憧憬美國一百多年後成為世界霸主。

究竟聯邦憲法的制定者為什麼要急忙建立一個中央集權體制呢？事情是這樣的：

獨立後的各州都是一院制的議會，州的事務都由州議會投票決定。議員確實是選舉產生的。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理想”的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肯定有“缺陷”，就是將必然產生多數窮人控制議會的局面——因為窮人總是佔大多數。於是，各州的議會上窮人試圖通過發行紙幣的方法“賴”掉欠富人的債務，很多州竟然還真的通過了這樣的議案！於是，整個富人階層大驚失色。而且說實話，在貧富差距明顯的範圍內實現“一人一票制”的民主，一定會破壞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還有一個因素：獨立戰爭時期邦聯發行了大量債券，這些債券多數流到富人手裡。邦聯沒有稅收權利，因此這些債券的兌現幾乎是沒有希望的。這才產生了富人們通過建立一個有力量的，能夠鎮壓各州窮人和兌現國債的，能夠廢止各州侵害富人權利的紙幣發行權的聯邦政府。這是當時制定聯邦憲法的全部目的！

編劇讓一個耶魯大學的現任教授說話，卻不引述聯邦憲法制定者的話。

憲法起草人之一麥迪森在《聯邦黨人文集》一點也不隱諱制憲的目的：“多數人由一種共同的利益聯合起來，少數人的權利就沒有保障……應該組織這樣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的侵犯”

憲法奠基人漢密爾頓在制憲會議上說：“所有的社會都分成了

少數派和多數派。少數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門的人士，多數派包括人民大眾……應該使少數階級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人民，人民是一個大野獸！”制憲目的是使“富裕的少數人得到保護，不受多數人侵犯”。

對於為什麼要組織一個範圍更大的而權利集中的聯邦，麥迪森告訴我們其中的奧秘：“社會越小……組成多數的人數越少，他們所處的範圍就越小，他們就容易聯合起來，執行他們壓迫其他人的計劃……把範圍擴大，就可以包容更多的利益集團，全體中多數又侵犯其他公民權利的共同動機可能性就小了”。也就是各州議會因為利益相關的窮人多，容易形成統一意見。這是組織範圍更大的聯邦的基本原因。

人家憲法制訂者一點都不掩蓋制定憲法的目的！

耶魯教授關於列強威脅的話基本是屁話！獨立後的美國根本不像十月革命後的蘇聯一樣，面臨列強的侵略。這個時候世界上唯一能威脅美國的國家——英國與法國——正在互相打仗，根本沒有能力和時間來管美國的事情。相反，一旦英國試圖遏制美國，法國就幫忙。如果法國想佔美國的便宜，英國就幫忙。美國因此佔盡了便宜。哪裡有什麼“會被歐洲列強所摧毀”的威脅？緊接著歐洲就發生法國革命和拿破崙對歐洲列國的戰爭，沒有任何人會試圖和感覺有必要摧毀剛獨立的美國。

《大國崛起》糾集的歷史學家忽悠水平由此可見一斑。

貧道承認，聯邦憲法的制定者確實是美國的精英，聯邦的建立確實為美國人長遠利益奠定了基礎。但貧道再想誇讚這些精英，他們也不可能做他們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深思熟慮以至於為美國百年後稱霸世界做準備。

美國第一次崛起是從獨立後到 20 世紀初的殖民擴張和勢力擴展過程。美國面臨的問題是：西部有一個不亞於中國一樣適合做農業和畜牧業的，印第安人居住的廣袤土地。但缺少資金和人口。而



美國當時本身只有三百萬左右人口和少量資本，根本不足以開發這些地方。就像 90 年代初期的中國廣東人一樣，美國人意識到這個時候最關鍵的是“招商引資”。

於是美國人開始了一場長達上百年的，官方組織的“招商引資”活動。

南達科他州拉斯莫山上的四座花崗岩鉅像，是開國元勳華盛頓、傑弗遜及希歐多爾·羅斯福和亞伯拉罕·林肯四位總統。貧道以為美國人之所以認為他們偉大，最重要的在於他們一貫的堅持了特殊的“招商引資”活動。前幾天看到有人援引 *The Native American* 的內容：“喬治·華盛頓：用印第安人的人皮可以製作出優質長統靴！湯瑪斯·傑弗遜：美國必須滅絕印第安人！亞伯拉罕·林肯：每十分鐘屠殺一名印第安人！美國總統，希歐多爾·羅斯福：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不是麼？美國政府有效地組織了軍隊從東向西，從南往北屠殺了數以千萬計的印第安人，佔據了他們廣袤的土地。然後，他們制定了非常優惠的“招商政策”，開始向歐洲人高唱：“帶著你的嫁妝、帶著你的妹妹，趕著那馬車來”。於是歐洲國家的投資者帶著他們的資本和技術，勞動力帶著他們的財產和技能，“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發財夢。美國人口從三百萬迅速增加到三千萬。美國人的“招商引資”絕招恐怕讓東莞的招商辦主任也目瞪口呆！美國具備了崛起的資源條件。這是歐洲人後裔繼承了西方文明精髓後因地制宜的創造。片中讚揚到：“西進運動毫無疑問是美國歷史上充滿開拓、勇氣與冒險精神的一頁，很多歷史學家認為，正是它，塑造了通過自我奮鬥、實現個人夢想的美國精神。”——一點沒錯——只要死掉印第安人的屍體被挪走以後。

隨著資本引入、人口的增長和豐富的礦產資源，以及對西部原始狀態開發的鉅大需求，美國具備了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一切。一群沒有任何負擔、沒有傳統羈絆的人為了發財走到一起來，所有創

造性都會發揮出來。同時，美國人在電力和電器產業成為工業增長最快的時期創造了世界最大的電力和電器產業，於是美國在 19 世紀末成為世界第一工業大國。

到 19 世紀末，市場問題一樣成為美國的問題。美國在 19 世紀末，國內矛盾一樣開始尖銳起來。好在美國周邊沒有西方大國，用“鼓勵民族解放”的手段從西班牙人手裡把拉美作為自己的後院，以及佔領太平洋島國和菲律賓，都不會引起列強的強烈不滿。

像他們的祖先一樣，美國人延續了世界霸主地位。這在接著一集裡進行了論述。

編劇用一半篇幅說了一個道理：市場經濟帶來了行業壟斷；行業壟斷造成了工人生活越來越困苦，並且破壞了市場經濟正常秩序。於是，美國在二戰前通過與壟斷鉅頭堅持不懈的鬥爭，成為美國保持強國地位的一個基礎。

接著用了半集左右說這樣一個道理：自由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但是美國有個偉大英明的，感人的佛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他通過增加政府投資和支出調節的經濟運行，成為保障美國鉅人的第二條腿。

於是，美國一直強大到現在。

貧道不清楚的是，即使是美國石油行業壟斷最嚴重的時候，美國也還有十幾個大的石油公司，幾十個汽車製造公司，幾個飛機製造商。美國反壟斷反了這麼多年，石油公司比以前少了不說，怎麼汽車只剩下三家，飛機剩下一家！一家還不徹底壟斷了，美國的市場規則怎麼了？還是美國政府促成了麥道與波音的合併。壟斷問題對美國人霸主地位危害這麼大，反壟斷這麼重要，美國人這樣做不是試圖揮刀自宮嗎？

還不清楚的是，新政也就是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的權宜之計。政府直接投資政策在美國早就不用了。而且美國經濟增長最快，各方面領先世界最大的時期，是 80 年代後期到現在。而這個時期美國

是新自由主義最昌盛時期。美國放著自己的崛起絕招不用，幹嗎非要揮刀自宮呢？

其實，無論是反壟斷還是政府收支擴張，都在一個方面起了作用，就是消滅了低收入階層，形成中產階級化。中產階級化使內需擴大，消除了經濟危機的根源。美國在 20 世紀初開始形成了高稅收、累進稅率，用“社會主義”手段剝奪了富裕人口的收入。個人收入的累進稅把增量資產中富裕部分人的收入剝奪了很多，房產累進稅又把富人的存量資產剝奪很多，這些東西很多用來補償低收入群體和低收入地區的人。同時，最低工資制度和強制性勞動保險的實施，都使中產階級的產生機會大大增加。中產階級多了，購買力就強了。購買力強了，生產過剩產生的經濟危機就少了。真是“資本家用資本主義手段剝奪勞動者剩餘價值剝削走，政府用社會主義手段把資本家的收入剝奪回去”。於是，社會安定了。但這與美國的崛起沒有關係，因為同一時期，幾乎所有西方國家都採取了同樣的政策，都實現了中產階級化。要找美國至今能夠稱霸世界的原因，只能找點別的。

其實，編劇說了半天，還就最後一句話才與事情有點關係：

美國在“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同時，它還向世界 50 個國家和地區派駐了軍隊。”

論述這個問題，貧道學問還有點欠缺，就不說了。

## 故事裡的故事

最後一集大國行思，編劇顯然想對這些大國的崛起做個總結，以啟發中國人在崛起過程中需要注意點什麼。

編劇首先用“大國之謎”來探討大國依靠什麼才能崛起。這個問題其實很不好回答：要是秘密真的被知道了，把握住了，這個世界大國就多了去了。大概出於這個原因，編劇把大國崛起的原因說

得儘量複雜點。

編劇先應用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的話說：“單一的因素一定是錯誤的，一定是各種因素的綜合造成了大國的崛起。”

接著，國家統一、制度健全，而且政府直接參與和支持經濟活動被放進《大國崛起》的藥方籃子裡。列舉了葡萄牙、西班牙的例子。

第三，編劇聲稱：“上百位接受採訪的國內外專家在談論這個話題時，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響力在大國崛起中的作用。”列舉了英國、法國對文化名人的尊重例子。

第四，就是這個國家要能“體制創新”。列舉了荷蘭股份制的創造，英國貿易體系的創造和美國的“羅斯福新政”。

第五個藥方是給後起國家開的，內容為“打開視野，向發達國家學習無疑是後發國家走上強盛之路的開端”。列舉了彼得大帝去荷蘭造船廠做工人的例子，雖然此後上百年俄羅斯也沒崛起。然後用中國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的話說：“現代化的過程，它是一個入流的過程。所以後發國家要起來，它得要入流，你不入流你就要落後。”

說了五點還不夠，編劇最後說：“成為大國的原因，或許是一個無法窮盡的話題。大國之謎，無疑是一個多解的答案。”也就是說，藥方單子長著呢。

貧道師傅的姥爺是四川名醫，人稱“李八味”。也就是無論多嚴重的疑難雜症，李大夫的藥方都不會超過八味。其實，中藥配方講究主、輔、佐、使。其中主藥往往就一兩味。很多“偏方”治病往往也就一兩味，照樣治病。如果你看某中醫大夫給你開的藥方動輒十幾味甚至二、三十味，寫滿一張紙，抓藥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貧道就不大相信《大國崛起》編劇的藥方子。因為藥味太多。

貧道看來，大國崛起的原因看起來無論千變萬化，只有一點是真的，就是能抓住做“先進生產力代表”的機會。而且是實實在在地做到了。

要分細點，這五百年世界大國崛起的道路無非是兩種，一種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日本和美國的道路，一種是蘇聯和中國現在走的道路。

走前一種道路要成為大國，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在全世界攫取儘量多的經濟資源，使自己擁有最大的經濟優勢並成為最富有和強大的國家。雖然血腥味和暴力是特點，但“先進生產力代表”的地位一定要把握住。

在農業時代，怎麼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沒有條件成為世界霸主。因為他們的農業資源有限，也不可能通過暴力向南與強大的阿拉伯人鬥，也不可能侵佔北面強大的法國農業區。但是，他們通過一次機會發現了通向亞洲的道路和美洲，於是通過暴力攫取大量美洲白銀，創造了最有“效率”的貿易方式並使自己在東西方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這就成為當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了。

荷蘭創造了最適合強盜經濟的籌資方式——現代金融體系。於是奪取南非、馬六甲海峽周邊諸國使自己控制和主導了東西方貿易。成為接著一個階段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英國掌握了荷蘭的籌資手段，恰好佔領了世界最廣袤的農業區之一——北美，並通過暴力手段進行黑奴貿易，以及用暴力手段建立和維持了高效益的奴隸勞動，從而使自己成為控制世界最多資源和市場的國家，理所當然的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生產力，終於成就了一個大國。

很多人把這個時期稱為“商業時代”。但是，無論是葡萄牙、西班牙、法國還是英國，所謂的“貿易”都不是純粹的“市場規則”，都加進去了“暴力佔有”這樣一個非市場經濟規則。葡萄牙、西班牙人向東方國家買東西的錢是“搶”來的。英國、法國包括後來的美國佔有的農業資源是搶來的，而且在農業生產中，奴隸的勞動價格是暴力維持，並沒有“交換”規則的。因此，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的殖民地建立和瓦解過程中，所有的商業活動，生產活動

都被塗滿了無辜者的鮮血。這種鮮血還不是馬克思說的“資本”剝削的“鮮血”，因為資本剝削是“市場規則”。早期崛起國家身上的鮮血很明確的來自槍炮、大刀、鐵索、皮鞭和棍棒。因為沒有這些，這些國家不可能在市場經濟規則中通過貿易佔有任何優勢。

德國、日本、美國是後起現代化國家。

從道理上說，這個時期抓住新技術帶來的新的工業產業機會，依據自身人口數量和素質，通過比別人更艱苦的創造和更有效的勞動，一樣可以成為大國。但是，由於工業生產需要市場和資源，工業發達程度與市場規模和資源供給能力相關。雖然這個時候已經形成了“全球化”，但是各宗主國控制和分裂了世界市場和資源供給能力。如果一個國家製造業已經能夠滿足本國需要情況下，無法順利將商品賣到其他地方，就成為建立一個大國的瓶頸。於是，在德國、日本、美國的工業化達到能夠滿足本國市場的 19 世紀末，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就成為這個時期的主旋律。

儘量佔有工業化需要的市場資源也有兩條路。一條是通過暴力迅速把還沒瓜分完的地方佔領或者趕走力量薄弱的宗主國，另一條是用暴力直接攻擊宗主國的本國或者殖民地。

日本和德國採取了第一種方法，美國主要採取第二種方法。顯然美國選對了。美國大兵把槍炮對準印第安人、菲律賓人、太平洋島國的野蠻人，投入產出比顯然要比德國人對準英國和法國軍隊好。從已經衰落的西班牙人手中，用策反方式控制市場和資源要比日本人海軍與美國海軍爭奪島嶼容易有效果。於是，美國成為此後的絕對大國。

到 20 世紀中期，世界又發生變化。殖民地紛紛獨立，宗主國分割市場和資源做不到了。這個時候中國和蘇聯開始有崛起的條件。中國和蘇聯不可能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英國、德國、美國用暴力手段獲得工業化資本（蘇聯還繼承了沙俄擴張的鉅大資源，中國則一點機會也沒有了），因此，於是採取了中央政府用非

市場經濟規則集中和配置國內資源，以重工業為先導快速實現工業化。由於這兩個國家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同時國際市場並沒有嚴重的壁壘，因此可以採取和平方式創造一個鉅大的、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成為這個時期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也就是說，到 20 世紀 50 年代以後，任何後期現代化過程中的大國要迅速崛起，最合理的方法是通過國家配置資源手段提高積累率取得發展資本，並迅速形成一個部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於是蘇聯、中國崛起了，而印度、埃及、巴西等美洲、非洲的大國沒有能崛起。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小國無所謂崛起，因為他們太小，無法也不必要建立部類齊全的產業體系。

編劇畫蛇添足地用了個“大國之惑”來解釋大國崛起過程中的對外暴力活動。編劇開篇先用“大國崛起以後，將會演繹出什麼樣的故事呢？接著敘述了德國、日本、法國對先起大國的殖民地爭奪戰。完全把歐洲人在美洲用屠殺幾千萬印第安人、在非洲用捕獲黑奴時死亡的上億黑人給“省略”了。這不怎麼公平。顯然編劇認為：“文明人殺文明人”是戰爭，“文明人殺野蠻人”是“冒險”。

怎麼看都覺得這樣的東西不是一個被侵略、奴役過一百年的國民寫的。

也許，編劇想得出一個：“大國崛起不見得要對外侵略”的結論。因為現在西方國家做賊心虛，總覺得中國今天的崛起最終要用軍事手段稱霸一個地區甚至世界。但是編劇用掩蓋西方國家崛起中全部用暴力來實現的事實來說明這個觀點，卻變得欲蓋彌彰。

一個國家的崛起過程中是否必須用對外擴張做先導，是經濟條件決定的。不是“軍國主義”決定的。

貧道前面分析過，在農業時代，可耕地數量決定民族繁衍規模。中國由於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可耕地面積，可以在這個地方演繹出農業時代輝煌的文化，因此三千年來始終沒有採取軍事擴張來強國。鄭和下西洋沒有在商業和殖民活動方面有所作為，一是中國文化人

嘲諷的史料。但鄭和所去的地方，確實沒有什麼可與中國交換的。同時，大明皇帝也不需要對外殖民。而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崛起，則因為這個半島國家本來就缺少足夠的耕地實現一個強大的民族。於是對外侵略成為唯一選擇的出路。後來，無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都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農業社會期間有的國家沒有採取軍事擴張政策，有的國家採取了軍事擴張政策的根本原因。

到了工業化時代，從道理上講，土地面積已經不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工業創造財富的能力需要鉅大的市場和資源。工業化初期恰好是殖民化的末期，先發國家將世界市場分割開，形成貿易壁壘。後起國家如果沒有足夠大的國內市場，就不得不選擇從先發國家手裡奪取殖民地的手段。於是在開始的前二百年，世界充滿了血腥的戰爭。

到了殖民化結束後，世界逐漸成為一個統一市場。即使一個國家可能對其他國家的商品有貿易壁壘，但不再會是一個“國家體系”對其他國家採取貿易壁壘了。尤其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資本在國際間流動量鉅增，資本流動的限制越來越小。於是，在二戰結束到現在 60 年間，已經很少有為爭奪經濟增長空間的戰爭了。很多人說美國侵略伊拉克的目的是爭奪石油資源，其實自己心裡也知道道理有點說不過去，分析方法有點老。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根本無須通過戰爭來擴大自己生存和發展的空間。這些道理連西方人也心知肚明，根本不需要解釋。《大國崛起》編劇做了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大國之路”一段說的是今天要成為一個大國的出路。編劇給出兩點：

“如果說，60 年前的霸權國家想要的是帝國，那麼，今天的大國所要的則是市場。而佔領市場的秘訣就是擁有這個時代最核心的競爭力，那就是科技創新的能力。”“歐盟式”的和平發展，為新



興力量的大國之路提供了生動的歷史註腳”。

也就是說，只要抓住科技創新，抓住國際合作，大國夢就實現了。

看起來編劇說的有道理，但總感覺有點忽悠人。

今天的世界進入後工業化時期。也就是服務業創造的 GDP 開始高於工業。同時，世界進入到一個生產要素流動（除了勞動力）的國界限制越來越弱的時代。這個時代要成為強國，絕不僅僅是科技創新和國際合作。東南亞國家在 80~90 年代科技創新也搞了，國際合作也搞了（東盟），但一場金融危機，二、三十年辛苦就泡湯了。真正“一夜回到解放前”。編劇用“連被人們視為罪魁禍首的美國索羅斯基金也不能置身事外，它很快由贏家變成了輸家，一度損失了 20 多億美元”來掩蓋一個事實——“誰制定規則誰才能生存”是今天的大道理。

美洲國家也崛起過，巴西、阿根廷在 90 年代比他們原來的宗主國還富裕。在今天的金融體系和運作規則下，幾場債務、金融危機就回去了。東亞東南亞也崛起過，人稱幾條龍。結果被同樣的規則給打了回去。在虛擬經濟時代，美國、英國是靠他們制定的經濟、金融規則來控制這個世界的。他們開始少生產，越來越依靠貿易赤字來生活。因為只要貿易項下的赤字能被金融項下的盈餘所彌補。只要世界上活錢都向美國流入，美國人就能過得有滋有味。美洲幾場金融危機，錢跑到美國、歐洲了。亞洲一場金融危機，錢又跑去了。這個時期美國只要控制著與黃金不掛鉤的美元體系，只要能時不時地用金融危機把錢趕到他們那裡，只要動不動就在其他地方搞點動亂和戰爭，錢也會往美國跑。一個國家能夠把貿易赤字近 20 年來從幾十億擴大到幾百億，從幾百億擴大到幾千億，現在很快就達到上萬億級別，幾乎佔美國民品生產的一大半，還能活得興高采烈，不是沒有點原因的。

只要世界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的基本規則是傳統大國，尤其

是美國掌握著，其他國家要崛起就必須玩點小貓膩，不斷騷擾、破壞規則並迫使規則的重新確定。泰國前幾天要是還老老實實地按照 1997 年西方制定的規則走，恐怕又要回到解放前一次。

看完最後一點後覺得，整個片子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就是教育中國人要口服心服地相信西方大國崛起確實是人家有創新、冒險精神，人家就是比咱們有志氣。教育中國人要老老實實地遵守西方制定的規則，千萬別有什麼懷疑。

哎，誰信誰是傻子！

## 後記

看到很多人讚揚《大國崛起》是個好片子，說看了以後很受啟發。幾個同學也認為確實講了很多他們原來不知道的事情。昨天與一個朋友兩家聚會，他正上高二的兒子說：“《大國崛起》沒什麼希罕的，大部分都是我們高中課本講過的”。貧道才悟出了這些人說好的道理：

《大國崛起》編劇的年齡估計與貧道差不多，頂多也是個老三屆學生。貧道的同學大多是 50 歲左右的人，而且現在當紅的所謂“專家”、“學者”也都是這個年齡。這個年齡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真的學過“中學歷史”。文革前的中學歷史課本雖然講得也很全，但一些老三屆學生正逢文革沒有學。後來一直到 80 年代初中學也沒有正經歷史課本。因此，現在上到近 60 歲，下到 45 歲左右的人不管官當的什麼樣，學問做得多大，但只要不是後來上了大學歷史系，都沒有讀過中學歷史。

這就明白為什麼《大國崛起》出來後會有那麼多人拍案叫絕，另一些人大加批判了——原來還是不懂的勁頭大！